

養一齋集

養一齋集卷之二十四

山陽潘德輿彦輔

志表哀文

王君墓志銘　代熊民懷先生作

人有恒言曰財用末世之士殆皆爲財用者哉夫惟人能用財爲財用之人無人也財而已或又以不言財爲高吾未測其義也士難用財自華亭王君南章其庶幾君少極困手自索麻浮海賣之乾隆六十年華亭饑官煮粥振餓者君四顧一室中惟盎米數斗攜以振路人譁笑之無何貧日起歲施貧者棺以百計道光三年水裁劇君大發橐

振其邑又曰川沙吾母族居齎千金往佐振之楚販米平糶牒當事平木棉價飢民雨行淖中君除別室居女之老羸者十一年霪雨江異漲漂櫓無算君馳七百金入金陵救生局避水者千餘人人贈一緡錢是歲華亭亦烖十三年又烖皆倡振如前所活不可勝紀邑之節孝祠陋議伐石總爲一坊難其費君曰吾母位在是與吾母同列者吾宜視如母請獨任之捐地別拓祠堂廡增廓大吏勸民修城垣君上六百金而其尤巨者道光六年　朝議海運江蘇布政使司所轄四府一州漕米雇商船入海以北君盡出己海舟急公事不受價上聞以前此助川沙振議敘九

品銜至是加七品見客藍袍布襪會未嘗兼味年七十其子將開宴君曰昔不飽糠糲今忘耶發金命其子築浦東石道十里許曰以此介吾壽可生平不讀書子壽康補邑文學訓之曰書以明義科第非汝急也吾家世貧苦汝生長溫飽中果明所自來乎毋謂保家易或曰君餘於財故利人是不然君少業索麻時或告曰中雜以朽者利可倍君愀然曰海舟慮風恃索目脫不謹殺人多矣信乎其性然也君一歲而孤其兄方四歲中年兄欲分視母膳君必不可因相哀而泣母喪除夢中猶哭呼母晨起拜母木主出而歸亦如之以終其身是豈不讀書人哉君諱文瑞字

南章壽止七十二妻張先四年卒子一即壽康孫四曾孫

一壽康予門人來乞銘案狀可銘矣曰

財以人用之而爲財用者蚩蚩吾銘茲爲高資規華且慳

者愧此辭

誥授奉政大夫廣州府同知丁君墓表 代湯敦甫侍郎作

前廣州府海防同知丁君桂衡廉能吏也道光十年二月卒于家既葬將伐石表墓其壻高生士魁予所得士也持其行狀來乞文予覽之歎曰君累任繁劇識力絕人以耆母解組家居三十年未竟其用信不可無以表之案狀君諱如玉字桂衡淮安清河人七世祖士美明嘉靖己未廷

對第一贈禮部尚書謚文恪曾祖兆祐早世曾祖妣潘以
節孝聞祖楠父行舉皆諸生君少勤敏日或不再食誦訓
弗輟乾隆三十六年舉于鄉四十六年大挑一等補江西
永豐縣永豐大豪王士峻與其兄訟直在兄故撓案久不
決君涖任卻其賄銀萬兩逮之急士峻賂贛南道兩檄親
鞫君不申送弁具狀駮斥士峻計窮走京師奉黃金三百
兩壽君座主彭文勤公句通書緩頰文勤不可士峻子故
與人鬭于邸厲其鄉人御史某牽以入奏　欽差大臣至
江西案驗士峻乃得罪大臣謂君子無過吾在京即聞子
清直名不虛也臺灣亂永豐解兵米三千石尅日無誤太

守檄君爲吉水具米若干石抗不應太守恚誣之大吏大吏責問頁久曰丁令當是也調玉山縣擢山西太原府同知時玉山修城垣估銀七萬兩君減其半大吏奏留君督城工蕆事改選廣東雷州府同知調澳門同知奉檄緝海洋巨盜從容定讞無豪髮出入署韶州府韶民劉秉福者或誣爲賊獄具久矣君反覆得其情脫秉福罪司府護前君堅不會稾比部駁一如君所議署嘉應州事武舉李牢聚眾爲不法君捕之流言頓起分巡道胡君克家與君有郤訹巡撫借事劾之布政使吳公俊爭曰公初涖粵劾廉吏乎事得寢及軍興胡以事罰銀三萬兩吏議甚急君請

于　欽差大臣那彥成公曰胡操守至絜雖三千兩無辦
也公意解胡詣謝曰古人不齒舊怨于吾子見之矣當是
時人人皆多君長者署肇慶府陽江亂民萬餘將入城謀
泄總督檄鎮將帥兵三千往君具狀止之孑身乘小舠疾
趨陽江募鄉勇千餘人賊穴俘其渠首餘黨驚而潰是役
也不煩兵不費帑數日而平君之力也署惠州府歸善博
羅永安諸賊黨君皆從勦理軍需總局事羽書紛馳肆應
無滯奏聞以知府用歸善獄囚數百總督欲置重辟君剖
別定擬誤逮者釋之先是惠州守伊君秉綬聞歸善將亂
屢乞兵不發亂作歸罪于伊遂下獄君力營救得雪高要

令張斷帑將下獄君出己俸代償千金其扶危賙急類如此年五十餘丁外艱歸服闋母老遂不復出居鄉嚴正晚年手不去書夜不寐卽誦周易曰吾以斂吾心也年八十五卒配高宜人繼配吳宜人子四伯奎廩膳生仲樞廩貢生叔垣太學生季輔殤女八孫九嗚呼君之才守章章矣卒以丞佐老未大表襮于世世之爲守令者如君幾人哉予從高生請表其墓使後之守令有所考焉

誥封奉直大夫晉中憲大夫吳君墓表

同郡吳君殿升歿二年吾邑李侍郎靜遠旣爲傳其邑中耆俊又以謂君有實德宜崇石于墓爲世標臬蘄德輿徵

諸辭德輿不敏竊惟古聖哲道法至博大探其要惟辨義利爲亟使天下皆以義制利唐虞三代之俗可復見乃著辭于道周曰君諱朝觀殿升其字始祖通海明初自滁州遷南淸河八傳至恩貢生鉅著心易解史學正誤等書鉅生廩貢生滿洲正藍旗敎習泓泓生邑庠生作梅作梅生焯佳爲君考君幼通敏嚮學既出嗣世父焯俊受塉田十數畝又孤子嘗室乃力耕家以裕性伉爽喜赴人難族某將死嗚咽言曰吾急逋數百金惟子是屬應曰諾罄所有代之償坐是復困已而懋遷權子母家隆隆起慨然曰鄉吾欲爲利人事今可矣族舊有祠有書塾圮覆無寸椽鳩

工修復之捐田供時祭資膏火搠向善堂施棺掩骼冬煮粥飲餓者衝風雪擨絮襦老幼必徧嘉慶二十五年歲祲以白金二千兩助振邑修學宮佐其成道光四年洪湖決流亾徧河南北官俵錢米復帥弟首助金十一二年歲頻饑垂溺徹食曰桑梓民顛踣至此吾忍獨安飽卽宅外爲四廠日施粥活萬人命子之佗省買黍麥數千石歸而賤鬻之民困大紓明年邑有烖無食者猶衆振如舊邑傻民河寨贊當事者濬之建橋通行旅大吏先後錄其功上聞

恩予優敘加封至四品階年越七十猶躬治百畝耕刈灌溉惟勤或以諫則曰習勞自高大令士魁將之官乞言

答曰吾聞農富毋怠耕士貧毋怠書我耕者也願子毋易
讀者之祭孫大田舉順天試君戒之曰少年小倩傻思入
官然吾見達而喪其守者多矣汝德性未疑定毋輕言仕
居恆訓子家曰祖父嗜利子孫必有以利敗者賢而多財
則損其志愚而多財則益其過至言也五十後卽不聚家
計見子孫營搆田宅輒怒疾多財也嗚呼君剖拔義利斬
斬嚴矣彰厥義聲雖以爲一世矜式可也十五年九月卒
年八十有四娶劉氏賢仁稱其配先二十年卒贈恭人子
五以訓候選州同以詔太學生皆封四品階以誌以訪以
諧皆太學生以誌議敘主簿銜與以訪以諧皆先卒孫十

曾孫四其年冬合葬君與劉恭人于邑之河北浪石里越四年八月山陽潘德輿爲阡表

弔栁下惠文

余數往來鄒魯閒道旁一古冢崇不及四尺前樹一碣題曰栁下惠之墓余覩之惕然下車求其廟野人曰無之相其墓左右皆耕坺矣嗚呼栁下聖人使百世興起者也今慢易之至此乃爲文以弔之曰

世道之隤替兮仰聖人之奮興嗟夫子之迍蹇兮亙萬古而無朋生見黜而終老兮朐窮𨻶于荒塍彼豪貴之營幽宫兮森𧆒蔚而崚嶒大德之耀今古兮敢愍置于陂坊之

一椽棲靈爽兮軏貉毛爲朋朋脈俾無跌而欲臥兮家卑逌
而及肱戹耟將犯窀穸兮雜蕘者之薪蒸昔戰國之軍戒
兮倘十步之是懲刓　昭代之尊德兮羣晞古而敬承有
司之惰于政兮弗畏法而戢兢辱哲人之體魄兮欺冥漠
之失馮夷明達于愚頑兮知風俗之囂陵予抗首誦書策
兮怨悲涕而拊膺行淳懿如夫子兮感俗吏而不能予將
詰守士以大義兮僉聽受之傳傳望冠蓋之闐闐兮豈發
言而不譍笑過茲若無見兮忘洙嶧所宣俑孤躑躅于古
尷兮彌懍懍而懷冰觀人心之怠玩兮胥利欲所紛乘不
究圖乎治敎兮藐先民若無徵予撫臆豈獨賢兮賢嚮道

以誕登斯亦無重輕于夫子之道兮毋憯怛而不勝

耶祥仲哀辭

祥仲者吾友耶勤子之仲子也四五歲能歌漢唐人古詩音節琅琅然十二三歲為小詩委折有天趣旣成童姿神瑩徹語必酉理致居家言色愉婉搞父毋意而謹順之父兄愛逾常丁亥冬勤子銓臨淮學官余往為別父子送余出門惘惘欲哭然豈料與祥仲為永訣哉明年春夏祥仲屢為詩寄余今年六月詩來有學許追隨待後期句嗚呼祥仲敬愛余如此乃七月死矣死年甫十九家人檢得絕命辭有一棺猶願葬山陽句聞者無不酸鼻況勤子也哉

余為辭哀之亦以唁勤子云

文栽之代降兮疇沓訪乎古音余違時好以自娛兮手一卷而長吟之子能同嗜兮亦成誦而在心余曩選中聲集絕調集辯仲皆誦如流信安弦之不繆兮可授之以淸琴胡欲彈而弦絕兮涕浪浪兮霑襟時遇之不偶兮登甘處乎人下非折楊與皇荂兮亮和曲之彌寡啻來日之方長兮年未及乎冠者騏驥奮以蹴踏兮終將超乎冀野乃鬱轖以損年兮轉讓能于凡馬豈天命之適然兮修短不可以究詰抑羈旅之未慣兮望家山而心折長淮之白浪兮吞胥霓而薄日月一見使人驚兮疑蛟龍之我唖矧童年之羸質兮又骨肉

之初別長臨風而緘恨兮宜二豎之糾結暑氣之不可嬰兮禍忽降乎我家長女婉婉而永逝兮七月余長女殤老淚紛其如麻膽驚惕而已破兮目哭聲之喧譁將寄緘于濠上兮道中情之慘壓忽一函之狂闖兮告儁才之夭歿急披衣而得裳兮起繞牀而索履痛椎牀而擲書兮更反覆而睇視之子和天倪兮纏悲感于一門猶子稚而茹痛兮勱子孫十歲哭祥仲極哀況父母之深恩睇空齋之舊蹋兮知掩淚于晨昏間須髮之豈白兮勿悽斷乎心魂天屬之不可割兮吾慘怛兮誰與論忍勸人以作達兮虧至性之所存中夜起而彷徨兮求物生之大數誰作合為親屬兮誰推挽使來去

之子危坐而奄然兮祥仲病數十日絕口不言鬼神端坐而逝有先哲之偉度明生死之定則兮敎過哀以一悟吾人之愧太上兮日悲憂兮憹憹又重我以遠行兮莽愁水兮愁風臥吳舠而懷鄉兮夜屢夢乎兒童展之子之遺文兮互流恨而無窮悼生死之轉瞬兮寄哀音于長空亂曰訊密契兮已再世兮子異位兮痛一致兮北風厲兮西日翳兮死長逝兮生誰慰兮老友猝兮各天際兮

繆星潭哀辭

道光十五年夏余下禮部第暫留宣南道觀中蕪湖繆鈴星潭年二十許初相識數來慰余座有佗客則沖謐無一

言與余語移晷不肎去出其文清超雋折余以其有才而
靜也雅重之星潭遂兄事余移襆被同居閱兩月余南歸
星潭並舟歸津門寓宅臨别揮涕言曰鈐境困心弱相者
謂不壽明年君必與計偕至都猶可博一見雖曰爲我來
可也余駭其不祥嗚咽而别今年二月余至都則津門人
云數日前物矣星潭踰冠登順天榜方圖遠大慮其稟氣
羸薄不謂促至此别數月杳然如隔世老淚不可遏矣作
哀辭曰
大塊之坱圠兮雖託足而如寄猶入海之沸渭兮偶萍梗
之相值我頭白而拓落兮愈英髦所退棄汝奚闇而推挹

兮願金石以約契日爲余座賓兮遂移居而同室情篤厚如弟昆兮益剛汝以道義朂進汝文史兮晝察汝之交際始苦余之婞直兮終感激而屑涕處羇旅之漂搖兮誶生產之困儆每臨觴而不怡兮或對影而噓唏誦長夜之悠悠兮余離座而酸鼻將破汝之牢愁兮惟天倫之樂易勸游子以遄歸兮吹陔笙以養志汝受言而偕發兮買雙檝于水次晨弭轡于　帝闕兮願　丹闕之闓麗嬰時命之不偶兮夕倚櫂而猶疑余開汝以理數兮假謠詠以申慰計析津其不遥兮慮驪歌之短氣旣旅泊而易舟兮姑宿留而色喜升高樓而酌酒兮指滄海之浮地笑人世之楅

仄兮何枯菀之足計甫卽事而展懷兮遽悵悵而興慨三
送吾于河梁兮步邅迴而佁儗瞻星月之覆萬里兮傷關
河之迢遰臨岐吾猶督緇兮保汝身爲綮位汝促吾以北
游兮謂晤言之宜疾恐己命之不遐兮余掩耳而心悸痛
自此爲陌路兮逐南雲而鼓枻時北望而怳惚兮若汝病
之顛頓冬寄訊以尺綮兮憂二氣之爲沴眞　皇州之竝
適兮悽覿面而罄意馳余馬于淮壖兮旨過半而始至急
敂汝之廬旅兮友言遲而嬖喟余故知其修變兮果嬰瘵
以奄逝謂垂逝猶念余兮舌不明而情摯復投汝之覆函
兮余欲視而目翳制余淚而濯觀兮筆敧斜而甓躓繆方

余于鮑叔兮等生身之大德未自痛其結習兮失後此之懲艾余欲號而不能瘖兮統神骨而摧折天何惡于斯人兮不略施其仁惠已孕育以文采兮乃斲削其年歲託家室于天末兮積五載之離思今承諱而不見兮憐孤嫠之哀瘁無子女以哭踊兮知血食其誰繼羅凶災而至極兮羌不測其所自汝倚余爲耆長兮曾何益汝之家事閔身後之付託兮惟儆愓之文字縱勤吾以校理兮詎傳汝之孤詣仰蒼穹而搔首兮泣執友之半凋汝齒少而亦隕兮豈吾命之攸累訪城南之道觀兮尋履跡而可識悲地是而人非兮迅過門而膓轡恨孤魂之難招兮不覩吾之夢

脉欲命駕而馮棺兮限津塗而稽滯徒臨風而涕淚兮抒空文而自愧恃生存之洽心兮雖在幽而靡異

馬生哀辭

人世之遷轉可勝慨哉予年甫十八九爲童蒙師孤露艱阨無以自存課馬生永清凡三年其家在射陂積水閒風瀝決漭助人曠懷而生之父及世父年皆五六十禮予甚恭其伯兄就予商搉文藝兩從弟一族弟亦從學予逌然樂之其後十餘年生入庠序復來予家執業三年其時生之世父以歾又年餘生之父及伯兄歾又數年兩從弟一族弟相繼歾而生忽嬰溼疾足蹣跚不能行不相見又數

年而予亦奔走南北衰白羸苶意氣不逮昔矣終不謂生先予歿也生讀書往復問難好沈潛之思中年困于諸喪輟其業然肎為人謀事躬陂為山陽涇溪淵諸水所歸淤田最多官劾吏估居人苦之生不惜勞費帥同志牒訴郡邑及諸大府凡五百餘家克安厥業遇歲薦饑振財粟施方藥撫算里有遭火災者貧不克殯葬者悉俾得所其宅心雅和厚壽不能五十是可哀也追思予主生家時迄今甫踰三十年曩所交馬氏父子昆弟無一存者人世之變之可哀乃至此為之辭以抒予悲焉曰

我老于書兮爾始受學竝相慰以皓首兮胡舍我而實落

登高阜眄爾居兮嘆雲水之縣邈人生變幻實迅疾兮壽
亂逮乎沙鶴我欲浮舟下東溟兮求蓬嶠之僊藥苦拘攣
于佔畢兮顧唵嗞而日薄烌風刁刁吹予愁兮鮮交游之
娛樂假詞翰申積哀兮徒噢咿而索冥漠

楊露滋誄

余少孤求友思結交老耆里中往復劘道藝者朱亦僑朱
星五阮次玉楊露滋邵杏傳趙吉人邛勤子郭鼎遷諸君
皆長余一二十歲忘年訂交十餘年來凋謝殆盡惟露滋
存目與之話舊恆感愴涕淚若之何今又哭露滋也露滋
考淡泉翁渾厚寡言庠序稱長者露滋秉庭訓終身與人

撫忤色稍長師同邑楊鈍研先生復學于汪文端公文端在京師語人曰吾鄉文章鈍研既殁當歸此君嘉慶九年舉于鄉兩與計偕遂杜門不出曰吾非用世姿何僕僕爲居平熟象緯水利書覽星躔刻儀象講求郡邑河道三請浚城東淵河前邑令王公昉廉吏也旅櫬不歸者七八與友募金歸之試用知縣李公毓昌以清察暴死卒邑人建祠安其靈其行事非一于退藏者也老猶力學飲食衣服淡疾華侈亦未嘗持籌計盈絀體任自然而已瀕危歎曰吾年七十四死何恨惟吾兄年八十二使兄哭我耳然亦命也易簀前夕命侍者檢陶公形影贈荅詩歌之澹然如

平常屬其子曰我歿勿乞傳志彥輔誄余可嗚虖余其忍辭誄曰
修士自樹文藝其末惟君體絜浮華洗刮蒼松磐石古不可奪前獲指授後作圭臬痛斂芒鍛歸于渾默類仰圜𥟖精神旁達金石堅好餘力蒐察見必賞奇反覆窮穴諸友宿艸恃君締結二豎戕忍餐飲並絕亹亹勉余嗇神養拙執手相視聲辭凄咽君魂安歸我思恍惚慘慘此懷疇其言說嗚虖哀哉

祭陸生文

大道之康直兮非一世之所由孰貧賤而不慣穫兮孰富

資而非倖求孰董冠而懋遠志兮克依蕭而恥猶繄我身之孤特兮雖繕性而目倫將周覩乎後進兮勉洪範之有猷之子稱少慧兮甫髫齔而唱酬書文詞之若發兮卜德性之日休遠負笈而就我兮忭日夕之綢繆棄拙樸之荒穢兮炯示汝以道周汝冥冥其默識兮屏楚人之眾咻未成副乎鄙懷兮已詩法之清適五字之澄澹兮類隨州與蘇州吾談笑而麾之兮謂區區非大謀或乘醉而一言兮我即炊而子酉以文章獨付汝兮毋隕越爲我着汝感吾之責無已兮力窮淡而索幽久杌隉而不逢時兮轉悲汗于朋儔忽投汝以一卷兮惟勝國之前修明儒林傳及東林列傳仰

衆正之逸軌兮互討論而咨諏質自遜其駑下兮志違躒爲騂驪勿抑抑而降氣兮似俗士之拘囚閔汝家之多難兮方成童而百憂祖樸實而輕財兮患熱客之紛投父曾直而拙于才兮盲市井以爲讟棄一廛而東徙兮賣琴書而典裘歘兩世之見背兮歎今昔之漂漚賴汝生猶聰悟兮非颶颸而龍蚪振先世之清微兮生五世祖求可仕續詳江南通志坳家廟之尊卣汝自處貧不薄兮耐窮困而油油入衡門而色蒼兮儼衆衣之曳婁母賦詩而予和兮神超軼而爽猶憶朝飧之屢斷兮恥出門而低頭每見汝必囈與兮箝才行之不倖天道之無知兮昇抗古以長悲汝中道棄余兮

豈今生之所籌縱醫藥之稽亂兮合貧困爲戈矛汝質重
而氣沉兮德如毛而不輶一言之遲迴兮必反覆而克紬
宜壽考之坐致兮若責券之可收何栽沴之流行兮汝性
命如輕鷗汝純明而溘逝兮豈上帝有誰俾吾魂夢不信
兮況白日之照晬汝志業之克就兮乃門祚之洪庥年四
六而拜袞兮鄭仲華之虎虎何汝壽之止此兮在蛇年之
孟陬鵩鵩之不成兮凝林棩之鸞鳩旁人憶余所許兮唉
迂疏而誇詡覩茅爲荃蕙兮寶燕石爲琳球執汝手而一
號兮如勁雪之塞喉閽臨炎而不寐兮戀先人之松楸痛
母覹與師訓兮恩未報而身抽徽道氣之純固兮非造化

所簸揉汝天亦不負吾言兮異朝暮之蜉蝣吾將四十而無聞兮輒諫吾俾無訛望海濤之洶闊兮縱逸櫂而遠游乃中塗而喪氣兮失救援之同舟晨擥鏡而無色兮日憂傷而且妯跂古人而難逮兮譬寸木與岑樓汝少壯而短折兮叫赤日之傷鷗矧余生之多病兮等斷木之枉溝瀆彳亍而弔影兮綴人世之縣疣惟憯心爲頑石兮聊畢余之昏烁亂日吾憤積累兮如山耶兮汝命迅疾兮如矢鏃兮寡母弱弟兮誰汝賙兮邈編臉向兮誰汝嵬兮泉臺昏壨兮誰爲汝相攸兮余以從女字生未笄而天生至今未娶淸酒一壺兮與淚潸颼兮吾痛人怪兮吾亦不自知其啁啾兮汝亦兮生

兮汝知兮不兮嗚虖哀哉尙饗

祭舅氏盧春池先生文

嗚虖舅之所以覆吾者何勤邪吾之所以事舅者何鈹邪舅之終也吾應省試不克親含斂愧恨有終極邪舅之幼也惟吾母是依及授室乃假館別居母之終也吾十一歲日嗣是則吾妹常與舅依而至于嫁吾之依舅者或數月焉歲餘焉然亦無三五月不相見也痛吾母之不得事依吾舅猶吾母也今將安依邪舅之幼而學也吾父教之舅終身無二師也吾之喪父也十八歲每與舅見舅則敘吾父母日用行事已則相對而泣泣已必述吾父所以教之

者教吾爲吾不得盡聞吾父之教也賴舅言之今安所賴邪吾身多疾也舅爲之憂吾家多難也舅爲之謀吾命多舛也舅爲之阨腕太息涙數行交下舅之身家何若邪才命何若邪舅幼而孤露長奔走四方濟人疏財晚歲彌窘喪偶之後復染末疾貧而鰥鰥而痛痛而亟身家裕邪諸史之浩瀚百家之紛賾披覽成熟議論斐然而潦倒名場終于旅人也才命符邪嗚虖天之阨吾舅至矣舅則曰吾師猶不得志于科名吾之屢見黜于有司也舅則曰我其不得見汝一第乎見汝一第而亟往報汝父母耳今炑病劇猶以爲言吾之不能不應試者懼違舅之意也輒意此

行爲大恨吾與舅竟終不相見邪舅之將終也遺命不祔祖墓而葬于車橋之左右車橋吾宅在焉舅欲依吾邪欲使吾依舅邪舅命孫女爲吾第三子婦曰欲使後人常相親如兩人也嗚虖吾之幼也舅卹之舅之歿也吾違之舅則親吾甚矣吾之親舅者安在邪自今以往惟夢之舅側而已矣夫夢不可知者也祭亦不可知者也嗚虖哀哉尙饗

祭邱勤子文

余幼少之惸惸兮蹙終鮮乎兄弟厲茂行而弗逮兮仰良友之正誼未弱冠而識君兮慕都雅之儀止旣締情而攄

衷兮互匡輔以名理顏衰白而如新兮胡棄余而不待方遠別而長辭兮恨含斂之未覩過燕山之岭峨兮懍魂魄而震駭聽長淮之奔汩兮惟臨流而雪涕憶吾子之好我兮良篤摯而殊倫日敝戶而燕笑兮游文藝于皇墳連昏旦而接席兮復對牀如弟昆系吾邦之名族兮懼隕越夫清門每交勖以承先兮泣雨下而潛吞忽狂論之鍔鍔兮嫉嚚吪之小言客驚走而不顧兮獨酌余以芳尊吐悃款而無郭兮如皎月之破雲矢久要于金石兮又申之以昏姻結忠信于世世兮蕒五典之共惇子不訣而先實兮孰程余以先民余神精之浸銷兮質塊然而徒存傷吾子之

俊邁兮何壯懷之怫鬱丞嬖賞于名師兮晚遇蹇而道詘
眄霄漢而鎩羽兮心橫恨而結悄將大庇乎一世兮劾儒
官而矻矻送吾子于淮岸兮畏層波之滲漫幸扶病以言
歸兮慰離思之飢渴爲愛子而憔顇兮惻骨肉之夭閼血
氣軫而沸鬱兮終茹痛而顛壓握子手而歔欷兮覩子面
而驚惻哀憂思于異地兮果罷耗之倉卒斂時月而未窘
兮或消息之覘留忍吾淚以入舟兮惋長川之難達抵鄉
縣而確訊兮慘肝肺之如割摯繐帷而叫號兮欲隨子以
並殁聞霜鴻之失羣兮音激切而悽悼況吾徒之投分兮
以性命爲信約子規我以保身兮謹臨岐而相告何子命

之不延兮覲引年以耄耋帥令妻子九幽兮凶洊至而再弔悴德門之羅呪兮信天數之難料身阽危而念我兮首向北而屢掉慽吾衰之好游兮徒椎心而有摽對遺孤而漣如兮勉弓裘之克肖吾撫才教子之後人兮亮何助于庭詰步空館而慘慄兮追追尋其笑貌展琴書而塵積兮疇和余之歌嘯昔暫別而酸咽兮況泉臺之窈窱思郭生而不見兮恃吾子之永好子復闕乎幽明兮洩吾德之不劭勵黃生之新逝兮亦爾我之同調天累奪我之后交兮我何惡于大造顧形景而悽涼兮倚緒風而嗷嗷亂曰吾悲塡膺兮言不罄吾情兮晝百端交縈兮夜夢子在庭兮

寒雲覆城兮遠星熒熒兮子去吾安行兮生而清明兮歿
則靈兮觴酒手擎兮其歆吾誠兮吾躑躅屛營兮銜悲畢
吾生兮嗚虖哀哉尙饗

祭黃蔚雯文

維友繄倫維倫亙天生歿隔域厥心同然嗟乎蔚雯迅返
九原寒風楸慄蔵以愁雲而心昭昭炯縣朝暾道義切摩
探蹟本根互勖修名旦暮千年形體判離彊勉達觀嗟乎
蔚雯達觀實難維我及子親倖弟昆皇穹降裁子逝我存
塊然子影能不涕漣緬懷締交恍若目前爾我方冠猶日
之旨子居我即我行子先吮豪吐詞接席連茵木華采潤

海風濤翻怵江同舟豪情邁羣岡巒低昂負龍蜿蜒頭刻百變督余詩篇子敏酬荅和聲應弦秦淮飛橈煙雨邀緣長歌往來燒燭扣舷歸彌密契視子如身我伏荒谿念子長安靑驄紫陌猶我笑言丹鳳金鼇猶我騰驤咄哉時命投之幽閒六戰而北甘爲儒官東指延令雲水渺漫南越粱谿龍山盤盤送子孤往勞我夢魂翩然回旌喜動我顏子循蘭陔我斂松關握手吟嘯竝坐忘餐問年漸衰白駒風奔相對太息何恃完堅各各訓書勵以古人入世朝露質行不刊聞過相責嚴檢大閑嘉子克孝庭闈告歡剛氣近怒戒子聽偏我才懦柔邁征匆巡感子良箴心骨用鐫

儒先垂訓析疑訂紛持語佗氏姍爲迂酸心符跡睽天涯比鄰子歸自吳我初入燕冠蓋雜遝弋名集羶思子貞白清風埽塵心與南雲迢迢還山展轉不見屏營夜闌屢歸夢出鐵磨雙輪子亦發歎閔余踆踆閱逢之冬我復北轅挑鐙別子月落語緜勉我入仕審方無員一世直道吾徒仔肩余諾而行心藏弗諼豈風鍛翮我歸遷延子居遘難二豎糾纏藥不可攻會不入咽生死一息卷舌焦脣盼我遄歸話我拳拳眼穿心馳而我弗聞輟瑟徹帷玉樓命傳我鼓我櫂至于淮堧子棺已闔數夕之閒入門長號斷絕肺肝古云死交吾子有焉愧我負子精爽愚昏子病子死

實我栽廸我無朕兆蒙昧可憐訊天撫膺殃祥莫論斯人
不壽曾何罪訾我出子思我歸子欣今我獨來嚴霜蜚晨
登子堂階撫子几筵遺書塵網庭蘚斑斕鄆礎我行噫考
我文我數遠游縞紵弗慳如子質厚冠時姝倫子忍弃我
我情誰宣自懲晚歲勿虧大端用勖予規夙盟不寒幽明
匪遐心通淵泉送子山邱奉觴致虔卅年今夕永訣乖分
詞撫意長氣塞瘖吞嗚虖哀哉尙饗

告長女文

道光九年八月十七日父衛哀茹痛命長子亮𥚃以清酌
庶羞哭告于適鮑氏長女藻之靈曰嗚虖藻乎汝竟死乎

汝歿一月矣汝葬不出三日矣嗚虖汝亦知汝父汝母汝兄弟姊妹稚心頓足傷魂斷腸莫知所極否乎汝父少失父母鮮兄弟惟汝一姑又煢煢早寡無生育骨肉之閒痛悼實多所幸逾冠成室首舉汝兄次即生汝以次生汝兩妹兩弟皆成育二十年來長者幼者錯立肩隨一室團聚稍足慰吾少年孤子之痛也汝何忍弃汝父母兄弟姊妹而獨長逝乎汝生三歲而瘧瘧百日乃愈汝之稟質微弱肝臟受病始于此汝十二歲口目遂染風疾久服祛風藥尩羸幾歿汝之累于庸醫氣血愈弱始于此父母攜汝入郡城得眞州醫者投補血劑漸有起色服黃耆至數斤飯

漸加軀漸豐父母顧之而喜以爲汝瀕危而機轉是延壽徵也汝之靈穎婉弱慮不能永遭此大病而愈又以爲栽星已去也孰意皆不爾乎汝自十二歲至今年皆日服峻補藥而汝安然受之吾知汝之血氣未嘗復徒恃藥以爲生心懸懸憂之未嘗輟也今年春余在都門作書與汝兄屢言及汝嗚虖汝以此弱質忽遘暑疾吾何竟篤信醫者之言而投檄暑藥而始悟乎及悟而汝已齒噤不能言屏風大作手足口目皆搐動吾何竟迷惘喪心至于此乎汝之命數爲之乎汝之氣太弱受病太深不服此藥而亦坎乎抑吾之不慈不仁不誠不明致汝爲藥所殺乎每一念

此輒手拍几案欲碎叫天呼吾父母而終無救于汝之疚也汝幼而莊慧十歲而女工無弗知十二歲而鍼黹冠其倫十三歲而中饋無弗習熟者爨汲之家補紉洗濯烹飪炊爨提褁小弟妹汝欣然為之未嘗辭其勞祖父母喜愉為進止言必聽色必從小心和氣無幾微不中父母懷褁汝十八歲而嫁汝父母銜淚送汝如失左右手喜汝家同里可以長相見而豈料自今長不見乎汝舅姑憐汝多病愛汝溫惠視之如己女汝父母為之慰汝愈勤有加曲承舅姑心力疾治事翼翼然不敢自逸慢疚之後舅姑日夕長號凡鮑氏潘氏之宗鄰親戚臧獲異口同聲無不歎息

汝之賢且能汝之省身寡過無怨惡于人至于此在丈夫已不易易何況一女子何況女子之年甚少而質甚弱者也汝制行能合乎古而竟不獲祐于天乎將汝之命一定鬼神無能操其柄乎汝生止二十有二年此二十有二年在吾視之一瞬目一瞬之間而汝且生且長且嫁且死即疑以為夢夢亦何其短乎汝病凡四日未病之先不知死既病即昏困不言後直不能言汝竟無一言而去使汝父母何以為心乎然汝當疾篤時雖不能言猶彊開目視父母兄弟勉力微聲呼母者三吾痛呼汝汝猶似點首者是時汝之心又何以為心乎汝三產皆不彌月而墮汝之舅

姑爲汝立木主以待後嗣汝將享子孫之血食雖夭折尚
得成人禮汝之靈可稍稍慰而幽泉中孑然孤魂無父母
舅姑兄弟姊妹可依託將棲于何所乎抑能常入父母夢
寐中相慰問乎汝葬畢吾將扁舟南行獨客無聊汝存則
爲吾愁頭風愁胃病今猶能爲吾愁乎吾遠出而歸必往
視汝今妹之柩吾歸來視汝墓目一抔衰艸爲汝之宅汝
能無悵乎兒女滿前獨欠一汝枯坐合眼似汝在側日間
行步恍恍惚惚常似前有陷阬不敢立足吾卽活至八九
十此一大陷阬其何以補乎今命汝兄持吾文祭汝汝亦
知吾不能執筆不能不執筆腸數十百轉淚數十百墜乎

吾絜酒與羞以成人禮汝汝猶能似三五歲時啜果餌依依膝前食之而甘乎若必含悲不食汝不虛汝父汝兄意乎自今伊始汝之魂飽歟餒歟寒歟煖歟父母則不知父母雖衰未衰汝婉弱之魂其毋更憯憯惕惕爲父母慮乎

嗚虖

養一齋集卷之二十五

山陽潘德輿彥輔

忿后子

天純剛故氣而氣柔地純柔故質而質剛火日同氣而地二生火水月同氣而天一生水火陰也而外陽不可邇水陽也而外陰可以游入水者水之色乃赤入火者火之色乃元日北至陰始而陽之方始北日南至陽始而陰之方始南陽始于日南至乃萬物閉塞井泉溫陰始於日北至乃萬物緐昌井泉寒日中無景目象離日也乃收景月中有景耳象坎月也乃收聲收聲陽也而耳靜收景陰也而

目動山林陽也而禽獸之毛羽外柔川澤陰也而水蟲之鱗介外剛此無宅陰陽互相互相而後不測之謂神是故聖人之盡神也時中而已矣外其所外内其所内故夏升高明冬謹房屋柔其所剛剛其所柔故仁陽賛和義陰主斷

天之性施地之性受人之性醇物之性駁交相不齊以成造化四瀆之精上爲雲漢天之地也風雷之氣相於后土地之天也天地戾而桀蹠爲人之物天地和而麟鳳爲物之人

天不命地而地或吝或與或生或戮皆天志也故天用之

萬古而不變夫用之而不變必若地者其可也不然吾恐
命之而且揹之也
天之道不可窮天之運不可窮天之數不可窮不可窮而
窮之故十二萬季之說興夫窮天非君子事也夫天則不
窮窮則不天
或曰地蕩蕩于天之中而天不知何也曰子一手持几入
室駟馬之車則不進兩手運槳入谿汎海之船則不適夫
己見其大則倍者至矣天惟無戶故世無大車惟無谷故
世無大舶故形舉者偏氣舉者全小人養形君子養氣
經星天之經緯星天之權經萬而權五故權能以觭御經

之緐經能以常制權之變

蜚廉問于豐隆曰我欲往北海爾不敢適南海爾吾役也豐隆曰吾欲不雨則河伯不敢請欲雨則河伯執雨工以從河伯吾役邪若知天下孰非天之役若奉天役甚不暇而敢以役蹴人

日月星辰所以繫于天者無形也民所以繫于聖王者亦然知其無形而以無形屬之者堯禹之仁也不知其無形而以有形制之者申商之酷也

鬼神日行于天地人之中日神在天上鬼在地下人之尊別鬼神也而不知其逐之于天地之外也若是鬼神暇甚

矣

日月之光無心于照也故無不入燭入西室東則昏矣天不欲照故不恃日月而日月明人欲照故恃燭而燭昏然則昏者不昏于照而昏于恃

先有電之照而後有雷之聲君子之學先目而後耳聖人之法先明而後威法電雷之道也先耳則學傷先威則法傷

日月形而不聲風雷聲而不形天視聽備也故耳目分運者不必愚五官竝用者不必聖

天之愛民甚矣雨于東鄰之田而不雨于西鄰之田則人

或饋之天知有西鄰則天勞矣今之望天者皆以西鄰責天者也

天不詔人曰何日雨而豐年之雨及時故盟約者信之窮也信窮則詐生里儈之術而周官之僞也

雷電霹則日月矣干戈偃則禮樂矣是以聖王有盛怒無餘怒者心無宅怒之所也夫天亦無宅雷電之所者也

琴不自聲也指又無聲也拙者以爲琴巧者以爲指故巧拙合而後天下之元工興巧拙分而後天下之辨論起夫巧拙合者聖人也巧其所以明拙其所以誠

鄉有善忘者或笑之曰子之癖哉曰然吾他事忘吾忘之

癖獨不忘故忘忿石子曰夫知忘癖之不忘非善忘者也

吾聞古之善忘者其所以忘者忘故入于道

疾雷破柱而神不撓海濤漂舟而貌不怍君子難之而不謂勇義如髮而必往難如山而必爭君子勇之而不謂天微乎吾未見其異也顯乎吾未見其同也崔崔乎太華不加高沈沈乎河海不加淺使物自照而已無鑑使物自稱而已無權使物自平而已無概物思其功而不能規其量物接其貌而不能知其材孰推之孰遂之其神之所爲乎神也者苞天地孳萬物者也君子保之聖入化矣

執兩端而用者聖持兩端而畏者愚聖之兩化一愚之兩

化萬

曠之樂師耳者也般之匠師目者也桑門之禪師心者也學者以耳學彌似而彌誤以目學彌巧而彌尨以心學彌空而彌滯是故異端心爲綫聖人綫爲心

以圖書論易者寘階于天也以章句論詩者求門于牆也以義例論春秋者植荊于路也

經日月也史山海也藝明于諸子者矇者之樂燭取材于稗官者寠者之銅鹽

春秋有是非無褒貶是故直書其事而義不見者未修之春秋也直書其事而義見者既修之春秋也直書其事而

義立于辭外者聖人之春秋也直書其事而義泥于辭中者諸儒之春秋也君子考其事而義顯執其辭而義蒙

夫知耨者之憚暴也顧非日無以照知行者之憚潦也顧非雨無以潤所忍者偏而所成者衆也故禮不爲跛者不設樂不爲聾者不張

廟無淫鬼而後能讀易室無嬖妾而後能讀詩門無匪友而後能讀春秋

求僊佛者宜讀易尊僊佛者宜讀春秋讀易者不求僊佛通生死也讀春秋者不尊僊佛知君父也

易市物之林藪也書市物之版籍也禮市物之廐閣也詩

市物之交易也春秋市物之斗衡也非林藪無以取非販糴無以稽非廛闠無以列非交易無以通非斗衡無以一故觀市而知經之不可闕也小儒則以經市矣

謂人不善生而已善生者僊也謂人不善死而已善死者釋也夫謂人不善寢而已善寢謂人不善食而已善食者人則笑之謂人不善生死而已善生死者人則從之此人之誕也

治己欲苦治人欲甘治近欲恕治遠欲思治諠欲緩治損欲疾治細欲重治鉅欲輕治拗欲和治因欲肅治懼欲舞治翫欲驚

水溢於沱鼈不爭穴林蔚於山鳥不爭宿龍鶵則不然水涸而能潛也桐無枝而盤盤也聖王龍鶵其士而鷩鳥其民故士儕而農衍士儕而岸濤農衍而壄甯

春雨被物生氣類應不知頌謌帝者也夏雨滿原旱苗怨蘇如解箝網王者也秋雨甚至力能殺暑又苦害稼霸者也冬雨寒沍蟄蟲僵穴蝗蟘滋息亾者也夫雨者天之恩寵也恩適其節則和寵戾其時則競故英主之寵儕衰世之恩多

鄉尹愛不越其鄰則百里之封泣庶人耒不出其竈則百畮之田汙夫權在耳則三人之言進矣權在目則十步之

外闔矣善國者鄰其國善田者籠其田
賞罰者君之霜日也廉恥者國之山川也忠愛者民之貢賦也君職賞罰臣職廉恥民職忠愛聖王知有賞罰然後有廉恥有廉恥然後有忠愛也故其賞罰也臧于不可窺而施于不得已臧于不可窺者幽也施于不得已者明也幽則斬竊之柄明則伐蔽之萌幽明通而上下固君爲之也

鳥知爲雲則隊矣魚知爲水則休矣民知爲法則逃矣聖王之民不知法而游乎法之中者若鳥之依乎雲魚之依乎水也秦之法鳥之籠魚之罶一也

官治吏者也非吏治官者也官治吏而吏淸吏治官而官濁

禮義者心腹也法令者手足也薄書期會者皮毛也故臣如醫上醫醫心腹次醫醫手足下醫醫皮毛

大臣忘身次臣絜身下臣愛身大臣普利次臣避利下臣殉于利大臣不資諍次臣資諍下臣資不諍大臣順事次臣彊事下臣滅事大臣時慮次臣偶慮下臣樂爲慮

大臣之道或剛或柔或勞或逸或顯或晦或經或權其歸一也一者何曰世之所不可無然則丞尉而能爲世之所不可無則丞尉亦大臣也故大臣者德不以位伸才不以

用屈

治平者無象者也不象則不飾不飾則交交則泰虞曰其弼直周曰亨又集于蓼虞周之象也

人不以賊之穴壁也而椎其壁國不以水之潰防也而徹其防故善為政者如見蝎然愈螫而愈齧之故盡一螫則逃者鶩夫也一敗則潰者鶩將也

文武尊民桓文欺民幽厲賤民尊民者賢民欺民者愚民賤民者物民

學校者立乎朝野之交者也故王者詳治之詳治士故由士而上俸位希由士而下游民警夫後世之士俸位之門

游民之藪也不詳治之則有才者侵位無才者侵民王者之朝野觀其學校而已矣

天下有使人信之道而無使人必信之道夫使人必信者是己疑人之不信也己疑人之不信而人之不信至矣是己啟之也故君子之信斷疑小人之信賊信

人能制其足于朝市而不能淡其營於几席人能忿其忿于横暴而不能平其氣于妻帑欲如賊有隙則容身忿如火所坿則貽患

衣三日不洗則垢面一日不洗則垢心一時不洗則垢夫至絜之物易塵況取而投之溷乎心之四鄰皆溷也不洗

則投其中無間焉
鴑駘未嘗不行百里而不能不病貔豹未嘗不含仁慈而不能不殺故愚者非全昧也昧即隱于其明之中人見之以爲昧已見之以爲明故以昧昧者教之明以明昧者不足敎也已
思摯者易爲哀思汥者易爲怒思揚者易爲喜思曠者易爲樂有其利則必有其病君子之治性情也即其利者治之而已
齊桓公殺子糾得國及薨羣公子復爭國屍蟲出於戶管人聞之曰吾歸以爲弟之不重于國也今乃知父之不重

于國也孰謂齊人不善謀國魯之達者歎曰使薄兄弟者而有子也孰謂齊人不善謀國

孝子之事親也唯恐其親之不足忠臣之事君也唯恐其君之求足故事親者親所偏嗜則進之事君者君所偏嗜則塞之事親者愛餘于懼事君者憂溢于樂

知人以事親者友之尊悅親而信友者友之親君子以父母之故取友故尊之而不諂親之而不瀆者非以重朋友也今之人則曰朋友已矣居今日而有能擇交者孝子也

雲父山則如蟲父澤則如流雲者山澤之肖子也其爲雨則山潤而澤廣焉孝之至也故爲人子而稟父母之德使

父母之德加潤廣者周公之孝也孝之至也
人不順于親而不敢不順于鬼神鬼神之疏于父母甚矣
然而人順之者以爲鬼神能殺之也夫不順于鬼神而鬼
神不必殺之不順于君親而已已自殺之自殺之而不知
而日懼鬼神之殺之其仇已亦甚矣其怨仇亦甚矣
鳥唯無四足故高獸唯無兩翼故捷士惟不爲農工賓賈
故重重其名也者重其業也重其業者美重其名者恥夫
世有公卿大夫其名而農工賓賈其業者何況士然則農
工賓賈雖不重也其可恥則無之
屠牛坦一刀十九年者用當則不傷也學者今日學而明

日有病其學者不當故也夫醫誤則人病學誤則民病故學者不當非徒病刀也且病牛

念后子游于原耡者笠不蔽日背炙如劚汗流至踵而不輟念后子閔之曰病矣乎耡者曰吾雖病吾之職也夫吾聞棄其職者天亦將棄之故不敢念后子顧其從者曰子識之百畝之田而不敢棄其職也可謂畏天矣畏天者無巨細而功不畏天者無貴賤而庸故畏天者天之所畏也

多言者無智多嗜者無勇多懼者無始多遑者無終故賓滿堂而一人言者謀淺也書滿室而欲無不誦者才卑也不可與圖大者臨其中者也不可與計久者彊其外者也

名者君子之所愼也故不爭亦不辭小人之所樂也故不辭則爭不爭則辭

學者學其所以用也以爲聖賢之書籍者是乞者睨富室之藏目得而注手不得而施也夫聖賢非以多金燿人之目也不手其金非愛金者也

念石子夢獲其所期也則寤曰吾固知今之有獲者夢也吾期之遼闊而今驟獲焉故夢也夫夢而知爲夢者鮮也然而知夢而猶詫其驟獲者知夢而不知知夢之卽夢也

故人非不知之患也患其知而無愈于不知則終無知日矣知者君子之所懼也不知知之患必至于知而患乃成故

天下無不知之小人無徒知之君子

念石子郊行見冢纍纍焉謂弟子曰之人也皆不善計者

與胡涅涅乎無遠計也弟子曰吾見叢莽之墟豐碑如牆

姓氏勳爵備也善計者與念石子曰而見之而不忘之與

天下皆而與夫金石可壽人則人奚賢賢人者賢其不艸

木也人而艸木則人艸木之矣將以金石壽艸木乎夫金

石艸木一而已矣

富賢羅刑辟人曰富賢殆矣貧賤安貧賤斃燹殣人曰貧

賤悽矣富賢樂夫富賢貧賤人之郵館也世業荒而求郵

館非殖生者也惑惑于郵館而尢之眾矣終身爲過客而

無一寸之地可以守可不謂大哀乎
周秦之士辨說先齊梁之客文藻先有人于此行以口勝世居以筆豔人翔揚于顯者之堂攫其囊金筐帛以歸壽妻子嘐嘐然曰吾以行所學是學也君子亦以爲古也周秦齊梁之所先也
飲食貨賄宮室妻妾官秩名勢之美非由外鑠我也我固有之也目賴色耳賴聲口賴味四支賴安佚非人之所爲也天也然而人泯泯然天此數者蒼蒼者必怒之何也夫天有精有麤天曰吾章章以精者畀汝而汝天其麤者此人而牛犬者也吾以牛犬之辟辟之夫牛犬徒受其麤者

故嘗其精者而天猶賤之而辟之而況人之受其精者乎
欲逭乎天之辟難矣
漢之靈明之熹殺善人如牛犬焉若是乎善之参不祥也
求麤者飽求精者必飢且死也吾違而望善如畏荊棘也
近而察善如憎蛇蝎也可以卽安乎君子曰此不孝天者
也人子之事親也從親貌孝乎抑從親心也夫漢之靈明
之熹自絕于天者也其殺善人也天之姑容之貌也怒而
必顛踣之心也不翹足而怒發矣心昭昭然見矣從親之
貌而遵其心親怒必及之從天之貌而遵其心天怒必及
之靈熹之善人從天之心者也簡冊隆焉俎豆叢焉萬世

交喜之萬世交喜之者天之所喜也其不祥乎哉其大祥也已矣

立乎受辛之朝而願爲比箕不願爲蜚廉觸龍者吾知其難也居乎世而曰立乎受辛之朝不願爲比箕願爲蜚廉觸龍者必無其人也然而居乎世苛覈乎靈臯之善人者何也其誦比箕之書而竊師蜚廉觸龍者與

文王囚于羑里七年孔子不知也曰無憂者其唯文王乎無憂者安仁也安于羑里而作趨吉避凶之書以仁天下孔子曰作易者其有憂患乎終身之憂吉凶與民同患也此孔子之所知也七年者一朝之患聖人不患之矣比干

夷齊以火趣吉矣

舜何人也予何人也好勝之殊尤也好勝于非理者謂之克好勝于理者謂之知恥克者謂之不仁知恥者謂之仁不訊其仁不仁而曰毋好勝老之退爲進也謂之姦佛之實皆空也謂之邪懦夫之生若死也謂之辱

盤庚曰施實德于民實德其難哉予思之有序焉非仁曷實非剛曷仁非明曷剛非敬曷明夫五常無序而修五常者有序左氏曰敬德之聚也念石子曰敬學之胎也

數不可與理敵也理正而數變變之至者猶理始之數中之理終之也而況其不變者也曷言乎理始之理無形居

氣先焉言乎數中之理精而氣麤精則一麤則不能化其
偶不一焉言乎理終之冬雷而夏雪駭矣冬卒寒夏卒燠
君子舉其始終之常以統中之偶也故居易而膺萬世榮
小人據其中之偶以破始終之常也故行險而蒙萬世戮
天地以萬世爲身者也人亦以萬世爲身者也恣睢縮恧
以數十年爲身者人也非人也非人也者非才也非才也
者才也非與天地三之才也與天地三也者萬世才也不
與天地三也者數十年才也才遠則身遠才近則身近
吾心不安而身安之者數十年之事也吾身不安而心安
之者萬世之事也數十年之事也者有生死萬世之事也

者無生死此之謂無生死佛者曰無生死愈后子曰佛之
事非萬世之事也察其心究其術可以爲無生不可以爲
無死

性也者心之彝也亙萬世而不變者也故無生死乍卽乎
彝乍離乎彝者心也故有生死佛者曰觀河者面緇而觀
不變也其性也此性也哉此心也戴此爲性而翼翼然係
之彝則離之矣彝離之則性亾矣性念則佛之生亦死也
況乎其死也

所以有學者何也心之彝性也乍離乎彝乍卽乎彝者心
也學者學其心之恆卽乎彝也已矣故聖人之學易簡而

後已者率性也常人之學趕步而輒覂者率心也率心則非心之𢑱而亦學之矣是故學愈多且勤心之𢑱愈速憫然謝人曰吾日學夫不擇醫而病且𢑱者謝人曰吾日藥可乎

心天官也性天敕也敕以發官官不能發敕也故情由心發者也性非由心發者也由心發者則有善有不善不由心發者則無不善孟子曰乃若其情則可以爲善可以爲者未可知之辭也未可知而曰可以爲善情之初也情之初可以爲善情之轉可以爲不善孟子據其初故曰情善李翺據其轉故曰情惡據其初則情與性通據其轉則情

與性闇故李翶非能論情者也能論情者由天以定性由性以及情李翶惡情荀卿惡性其蔽一也卿蔽于桀紂翶蔽于老禪

聞鳥心謂哉聞雖心謂喜人哉喜之也見軒心爲尊見褐心謂賤人尊賤之也夫鳥不恆哉雖不恆喜也慧童知之軒不恆尊褐不恆賤也者德藏之此其故何也鳥雖以外入軒褐以内出揚雄曰紂朱懷金之樂也外非也道欲有升隊無内外

吾見秋楊之落而晞天之逝物以詔吾也吾則自逝焉晞何爲者也天逝自逝之楊而不逝自逝之吾非天也吾不

忍自逝天忍奪吾而逝之亦非天也天之逝物也自一歲以至萬年有常而可信吾少惛惛然忘其有逝也吾壯充充然冒其不逝也吾老恐恐然慘其將逝也則無及也無及也者非天甚之也唏何為者也

靜者入市惡其囂逐也歸而抨然久之而後甯夫安之非市也朝市政學市文室市心安之而非市而惡市不知惡者也知惡者去室市以及于學去學市以及于朝

鳥獸蟲豸之族萬也皆得趨其欲人之欲天則制之何也此貴賤之壑也傳曰天子不言有無諸侯不言利害大夫不言得喪士不為賈道所謂義也夫義者貴之疆也賤而

趨利賤爲賊矣人而趨欲物爲孽矣安天子諸侯大夫士之位者必席利安人之位者必制欲達者曰天賢我非制我也視之爲賢而欲蘿視之爲制而欲萌

氓之心吾求其動士之心吾求其不動氓之心積矣不動則死士之心立矣動則械儒釋亦然釋動心則返倫矣儒動心則陷俗矣兀兀然揭不動心爲教也者氓與釋與告子兩之矣

辨陰陽者不知天辨形勢者不知地辨官體者不知人術而術百何責焉吾異夫辨道者之于術也指諸術延諸席怡而就之巽而皈之若弟子之于師也君子曰道而利者

也

盛世之士偉取義衰世之士偉取利夫偉取利以標厥能者必笑人之不能者也于是以豐年之倡優笑凶年之農圃吾不憂倡優之笑人而憂夫治農圃者亦憂爲倡優之所笑也天下之農圃將廢矣

莊氏之文樂屈氏之文悲莊氏樂而五倫撤矣屈氏悲而五性存矣莊氏之自得也其師無知之艸木也屈氏之不自得也其師有知之人也夷莊屈爲一等者文士之錮也君子戒之

道取友者利一世才取友者利一身利一世者子孫庇之

利一身者仇讐伺之今之抵掌而言聯臂而趨者友才也將以友利也念石子曰夫夫也以友害而已矣

以道義導者人避以文埶導者人前以利欲導者人爭趨焉非人之繆也己之能利欲也誠己之能文埶也可以誠己之能道義也至不誠夫道義而誠也而無趨其導也者萬世無一日

物之受形也人正而鳥獸偏人正則人之形無不善也而況于性也雖然性無權而形有權形載氣性離氣也是故君子養氣而不用氣

好者吾好之惡者吾惡之體爲用也吾所好則目以好吾

所惡則目以惡用爲體也君子體爲用故用全小人用爲體故體虧世有言人好人惡者雖聖人不能偏察也察其好人惡人者而已矣

寺之側市豚者聞鐘聲則起它日聞市車之鐸亦起起而之市無一人後聞鐘聲皆以爲鐸也曉而不起夫聖賢日以鐘儆人已一誤則病鐘爲鐸而不知有鐘是故聖人之鐘庸人之鐸也

百役巧而農衰百埶巧而道衰百吏巧而治衰百辭巧而文衰

大才不見才次才人見才下才己見才不見才者安人見

才者病己見才者欤

不愛桃李而愛松柏爲一歲計者也不好阿唯而好名節爲一世計者也夫桃李不害松柏而阿唯必戕名節然則桃李其貌而荆棘其心者邪

文之爲道也上者誠之中者知之下者辭之誠崇者物則知崇者物用辭崇者物娛物則者文在天地物用者文在後世物娛者文在朝夕

衛懿公好鶴而亾其國夫鶴者絜而無用者也故用之則亾國巢由者堯舜之鶴也堯舜以無用用之而天下安後世以有用用之而天下危

伯夷叔齊餓于首陽非死也箕子走之朝鮮非封也弔其死是未歸于文王而終懟武王也榮其封是受命于武王而爲二微子也懟武王是武王不順天二微子是微子不存祀武王不順天是武周皆逆臣也微子不存祀是微箕皆二臣也誣羣聖以殷逆二不知聖而好治經者也君子戒之

東家之父死西家之子往而哭之哀及其父死而無戚容也天下大奇之節必僞過情之美必竊

知而卽言者淺知而不言者險不知而言者躁不知亦不言以託于知者狡君子審其知不知之分以觀其言不言

之時而受其欺者鮮矣
急其事者刼我者也緩其事者困我者也虛其實實其虛者利我迫者也虛其虛實其實者利我紓者也陽暇者視其行陽迫者視其視陽傲者貌不屬陽荅者色必張陽淸者必惡衣食陽直者必矯文辭卒廉者必戰于始卒惠者必悔于終卒厚我者必中譽卒遠我者必中讒將擠我者無顯讎將誘我者無切喻將有求者視不遠將有吝者顏不舒貌武者不始貌謀者不開貌親者辭必浮貌毀者理必短譽人至金玉者必交小人侮人于辭色者必遠君子口孝者玩親口國者玩政舌疾者能竊人言體卑者能竊

人色好高論者必左好卑論者必貪好動者必疑好靜者
必忍善謀爵者必濫交善謀財者必寡或謀其名者無美
而不刺謀其利者無規而不訣觀毀人者求其惡觀譽人
者求其欲色餂者覘尚言餂者覘氾氣溢者多怒形跳者
多喜怒之而不動者謀必淡喜之而不動者欲必鉅辭亢
者必有恃辭瑣者必無猷常不言者思堅常氾言者機飄
常諧言者無骨常莊言者無奇常妄言者心肆常私言者
心賊君子苟欲取友焉則亦察其事而已矣無事察其神
有事察其能未事察其智當事察其勇既事察其仁事紛
察其簡事簡察其敬事險察其奮事艱察其暇害事察其

往利事察其來神事察其識人事察其行細事察其周大事察其定擇別其事而清濁分淡求其事而隱顯合屢試其事而才行昭節取其事而親愛久

晏子侍齊景公于路寢景公曰齊其爲陳氏矣若何遂泣下晏子曰臣有鄰翁者天雨毀其牆盜將入之翁守其所有而歎是夜盜果入夫牆毀而知有盜非不明也知有盜而歎非不豫也雖然歎可以禦盜君子將以歎爲牆景公不應

暑夜病蝨扇不至則蝨至扇右至則蝨左至謂侍者曰吾不能使暑無蝨而能使吾無蝨者扇也使扇懼爲蝨僻而

不擊蝨則吾殆矣然則懼爲惡者之儺而不擊惡則殆者衆矣吾懼夫身爲扇而憚讐蝨者衆也

薇菌之甘蛇或處之魨蝌之美毒或聚之天下之甘美者其苦惡在殺人故愚者逃虎兕哲者畏左右

庭將雨則蚋聚室有俎則蠅趨夫陰霿者蚋之天日負肉者蠅之室家彼其明則若是已矣責其不明者是責其爲蠅蚋也導其明者是以不蠅蚋者導之也君子居高明而徹胜羶彼蠅蚋者不驅而無之矣夫力其所以驅不如力其所以無故膚夫之去惡也勞君子之去惡也逸勞逸之閒治亂之階也

鼠見貍不畏而聞貍聲則唶唶而奔貍能制其生死也夫以貍之威而不能懾鼠威在于能制不能制而已是以威立于知畏姦生于無患使吾之威處于彼所常患之地雖不輕用吾威而其姦竊欲以貍懾鼠吾見壁之穴且萬也

聖人善治聲色而聲色養身人不善治聲色而聲色害身聲色者非兵也假之刺且擊雖寸木可以殺人况聲色乎故治聲色者聖畏聲色者賢縱聲色者愚廢聲色者妄

緐星垂庭采溢芒動速于眼之開合一侍坐者曰明日熱甚念后子曰何也曰聞星芒頻動則明日熱一侍坐者曰子安知今夕之星不卽以熱而動也念后子曰皆是也熱

者動之紐動者熱之媒

楚人有失弓者憂而病且死客或問之曰主人之疾若何矣夫失何物而致此主人曰憊矣夫吾之致此弓也客曰弓也遂趨而出主人曰客之辭未畢也客曰主人之疾不可爲矣夫弓也而失之固宜其憂而病且死也主人瞿然解

鄉之人苦瘠旦旦引鏡視肥瘠問人曰何以不瘠人曰多食則肥耳遂日彊食食塡膈暴死夫瘠不必死也而鄉人以畏瘠死是故憂不必生于所憂而常生于所以避憂者今之彊食者多矣一日不死復持其術教人受其教者畏

瘠乎抑畏死也

申包胥以秦師復楚國定不受賞楚人曰賞爲功地者也功不爲賞地者也賞不爲功地無信賞功爲賞地無信功是以爵爲悅人用者私昵之冊命也學爲悅人用者游說之詩書也

庚氏之金婢竊之以鬻餅撻之佗日妾竊之以爲笄飾婢以告庚氏曰彼日欲吾金吾日將賚之若奚以間彼爲復撻之夫竊一也婢則撻妾則賚撻一也以竊金撻以告人竊金則亦撻天下無不賚之妾天下遂無不撻之婢矣爲婢者第不竊金則已矣

庭南之桐枝葉四出念后子曰不旁削則不上達舉杖擊其葉盡弟子曰將以爲美蔭而奚其削之念后子曰子之所謂美蔭而桐之賊也夫愛身者不以偏端蔭人愛人者不忍受人之偏蔭

市之鬻餺飥者見富者褻馬出甚都慕而效之居三日資盡富者聞而召之曰爾之效吾誤矣吾焦于室謀于堂劬于田驚于市而後富爾效吾富而不效吾所以富者爾之誤甚矣鬻餺飥者退曰吾知富者之樂而不知富者如是其病也使知富者如是其病也孰美于鬻餺飥是故望者思居者悲

無行而美衣土木被綈錦也無功而美食犬馬享稻粱也無澤而美居行乞棲驛舍也盡天下之物皆足以供吾之身而君子不苟讓或受一毫于天地而皆可辱也君子心無奢儉視其身而已矣

貧者一日三食則不支富者御八珍而不嗛也故鳥知有獸則不憎其飛之不速矣牛知有鼠則毋懟其狀之不鉅矣今爲鳥必慕鵬爲獸必仿象騰騰哉怨憾之聲造物將欲纊其耳也

欲乞人者必受人之顏色然則乞人而可以必得者顏色而已以身體易顏色而以爲智是刎頸而博笑也況怒乎

賈之求售也目下覘口下膂利厭之也賨之遷貨也山嘗虎水嘗蛟利刼之也是故同一利也或曰利樂或曰利慼樂者其肖腹吾不得而見之也吾見賨賈之慼矣

非所與而與者其物易盡非可取而取者其物亦易盡善與者天也當物而施之善取者地也量能而受之

天一寒而一暑道一顯而一晦山高則雲興地下則水至指不速者以爲無鈎者一日不獲負則舉鉤綸而棄之矣指其至者以爲我祝而而雨農夫以爲己力矣是故修上知命惰士委命劣士爭命

夏雨既霽一龍屛雲退霧垂首于河而飲童之浴者狎而

謖之何也夫輕褻者易辱是故有天下非常之觀者必有雲霧

卞和再獻璞而刖泣不已一田父睨之曰子泣足乎泣璞乎且夫足爲璞刖是天下之人刖璞也天下有刖璞之人而足之無罪亦明矣泣何爲者也夫子之于璞也泣其不用乎泣其不傷乎子不知玉者也璞之所笑也

念后子友木子木子將北行問于念后子曰何以教我念后子曰子無若蜩木子曰何謂也念后子曰夫蜩處高而振遠日不一食以爲絜矣顧童子將調飴弄竿而承其危使蜩不鳴而潛乎林枝居而葉蔽之童子孰知蜩哉故以

蜩之無求于人而患且至者聲召之也君子取蜩之絜不取蜩之聲絜而自聲焉君子必惡之猶汙己以求人之聲以爲聲乎

鳳恬于雲龍恬于淵聖人恬于密雲無高也淵無淡也密無窮盡也故避人而使人知其所者鳥之息林負之入葦日避患而患日進

養一齋集卷之二十六

山陽潘德輿彥輔

喪禮正俗

病瀕死始移正寢遽易新衣

禮疾病寢東首於北牖下廢牀君夫人卒於路寢大夫世婦卒於適寢內子未命則死於下室遷尸於寢士之妻皆死於寢古人死必以正之義誠章章也然絕無遷病者之言而止言遷尸者明乎病者卽病於所居之寢故廢牀而寢東首於北牖下者特一室中之小爲異無大勞苦也何也君夫人病其無不在路寢可知大夫世婦內子士之妻

病其無不在適寢適室可知至於病革彌留之際屬纊俟
絕氣矣而乃動搖而震撼之以遷於此則殊非古人意也
故禮非致齋非疾也不晝夜居於內注內謂正寢之中士
喪禮士處適寢注曰不疾在燕寢將有疾則在適室然則
疾不篤而已在正寢明矣春秋僖三十三年傳公薨於小
寢即安也譏病者之即安非譏其臣子也愈可知病不在
正寢之非禮而非待瀕死之猝移之明矣或曰居不必於
正寢而病皆於正寢一難也病未至於瀕死而必於正寢
則有死之嫌二難也柰何曰子仍三代後之薄俗而非古
人之禮意也古人生不當居正寢者死則下室矣其居其

病一地也何難哉若平居偶不在此而病則居乎此此復其平居之常曰又何嫌焉其嫌焉者是平居久廢禮也尙何足責哉且子以守禮爲難而以瀕死之猝移爲便子亦未思瀕死而猝移者之害曰其害豈忍言哉人之必死天也其瀕於死而必死而猶不遽死亦天也今以煌煌終於正寢之義不能於病未篤而止其所矣死而遷焉亦可也而乃使其呼吸不屬之時聽人之叫呼而迫促之如鬼搏如狼虎噬其心之痛楚不能言也云爾其因是而促其氣息搖其藏府制其手足而早斃於數時之先者則非其天之正命也人也是卽不移而亦死而奪其一息則皆人殺

之而非其自死罪惡何如也且人之小有痛楚不至死者
尙將憚人之震驚而懵人之聒語其瀕死者痛楚必百此
矣不待言矣乃於親之小有痛楚者或寒噤不忍觸而於
其將死則橫逞焉此何心哉且禮設牀襢第有枕遷尸於
堂則死卽死於寢之室未聞死於寢之堂也今有病者已
居正寢而人必曰自室之堂而後可死是必欲致之死而
已矣又何心哉至於移病者於寢旣畢矣又有促易新衣
之一大禍焉禮始死遷尸於牀幠用斂衾去死衣御者入
浴據此可知死必浴浴乃去死衣且禮疾病徹褻衣加新
衣加之云爾非易也徹其褻云爾非易也夫衣之不可易

古人固非徒爲浴計亦實以瀕死之人心氣將絶不耐動搖也今之瀕死者幸而不死於移寢矣至易衣之煩又十倍於移寢而複之而單之而橫之而縮之使斷不能順正命而死而後快此又何心哉嗟夫人之爲此者固不知禮矣然其心非眞不可解也蓋其移正寢也所以畏人譏其易新衣也所以畏鬼禍鄉巫村嫗之言以爲死而不得衣則鬼將裸裎矣死而不得新衣則鬼將藍縷矣安得不畏而聽之也即其畏人譏者猶非誅心之辭也彼直以病者死於牀而是牀也將不可復登死於室而是室也將不可復入陽順乎人情而實陰憯乎鬼禍故所設死者之牀皆

其𪏰陋不可御之物有牀名而非牀者也嗚呼送死大事也古人以仁孝之心行之今人以村巫鄉嫗辟邪畏鬼之法行之夫以今人之昏誠不能使其不惑於鬼神而必欲致瀕死而未死者於死此則俗之大可痛惡者也爲人父母舅姑兄弟夫婦子女者欲死者之復生而生者未死轉倉猝煩亂不能自勝其鄉巫村嫗之見至任人指揮而使所親無正命之死而猶搖手閉目曰俗也柰何則皆其不仁之心夙成由不仁故不智由不智故不勇亘學者苟知古人病於寢而無遷於寢之文古人死後襲以衣而無易衣而後死之文則思過半矣其廢牀寢北牖沐浴諸禮雖

不必遵古亦可且若此殘暴不可忍者子不得不首誅而詳言之力斷乎此而後送死之俗習可次第革也

斂衣用纊

禮陳衣於房緇絞橫三縮一緇衾赬裏無紞祭服次散衣次凡十有九稱陳衣繼之不必盡用袍必有表不禪衣必有裳謂之一稱布席於戶內下莞上簟商祝布絞衾散衣祭服美者在中士舉遷尸此小斂之衣也無所爲纊也禮陳衣於房絞紟衾二君襚祭服散衣庶襚凡三十稱不必盡用商祝布絞衾衣美者在外士舉遷尸此大斂之衣也亦無所爲纊也夫纊之害於尸也溫而易變而於盛暑則

尢不利其下或槃冰而上則纊爰之乎毒之乎且今人皆易於未死之時雖盛暑亦不改是其煩懣鬱蒸者不必暑暑不必遽死而亦足以遽死之也不尢毒也耶或曰古人小斂之衣十九稱大斂之衣三十稱是其稠疊溫燠將過於纊而子必責今人之纊何也曰古者所以備物而盡飾也孝子之盛心也今無古人之物而徒足以溫尸而速其變何取哉且古者衣顛倒布之其數雖多而不過溫今也纊不止一衣其數雖少而溫特甚故古也智而今則愚也或曰殯之用石灰也愈溫之而易變矣亦可去邪曰吾之懼速變者於斂之先後非殯之後也見不見之分忍不忍

寄焉矣且今之人有殯而已未見其爲小斂也大斂也何也古有小斂有大斂有殯殯始入棺也今則易衣於生死則卽絞以入棺曰安所爲小斂況大斂哉棄古人之禮而猝以從事故速其變亦非所計也然而棺不速成尸不遽斂而因以致變而不忍見聞者多矣不大可痛哉延陵季子之葬其子也其斂以時服孔子曰延陵季子之於禮也其合矣乎生今之世如古制之備物不能也從其權者延陵季子可法矣冬之裘夏之葛隨時而具事死如事生通乎幽明而一之者盍未卒哭而以鬼神待之不可也若裘葛或以爲不利於尸則衣之有表裏者亦可也然豈如俗

所云衣衾而死不利於輪迴也哉且吾更怪夫死者之必用纊而新婚者之大寒盛暑亦用纊也亦用纊而或致嫁娶者之疾疾而或遂不可爲也以無理之俗人懼無理之禍福不知禮其細事亘而實以釀死生之禍於無窮有志者宜何從乎

成服太速

禮始死羔裘元冠者易之而已疏曰養疾者服朝服始死則易而服深衣夫其不遽易深衣所以荅賓客之來問亦所以重送死也禮惟哭先復復而後行死事疏曰復而猶望生夫孝子之不遽死其親如此之緩也禮死三日而後

斂者何也曰孝子親死悲哀志懣故匍匐而哭之若可復生然安可得奪而斂之也故曰三日而後斂者以俟其生也夫猶俟其生則服不可得易也禮卒斂主人髻髮袒衆主人免於房婦人髽於房注曰將初喪服也夫始死將斬衰者笄纚將齊衰者素冠婦人將斬衰者去笄而纚將齊衰者骨笄而纚至此乃髻髮袒而或免或髽也不遽變也禮三日成服杖絞垂冠六升外縪纓條屬厭衰三升屨外納杖下本竹桐一也夫三日則殯矣生事畢死事興矣故至此乃成服也今人之始死不復小斂不必至三日權時而行古制誠未足以折之也然而病者方展轉於牀一息

不絶則猶吾未死之親也而衰屨麻絰纍纍告備衰將服之不暇而屨將納之不暇也者於是死者目未瞑而衰絰已在身菅屨已在足亦有之矣豈不急遽殘忍之甚哉故成服之速也初視之似於義無害者而不知此速死其親之心之不仁其事事苟且而不能必誠必信者皆以此階之則古人之節次漸變眞合乎天理人情之至也且古人於其服之也如不得已故其除之也亦如不得已今也欲服則遽服欲除則遽除以衰麻爲傳舍而已若無與焉亦大可惡矣爲今人計雖不必成服於旣殯然而節次漸變之也必有道若曰親死而不遽衰麻乎此不識古人送死

之義而以衰麻爲事親之一物矣不亦謬哉

喪用鼓吹

禮昏禮不用樂幽陰之義也樂陽氣也夫昏嘉禮也而三日不舉樂思嗣親也今昏禮之用樂已干忘親之罪況儼然在衰絰之中而用樂是大悖亂之道也禮妻有喪不舉樂於其側大功將至辟琴瑟是人之有喪者在室且爲之徹樂況已有喪也將以娛賓乎禮是日哭則不歌而何爲其娛之也將以侑奠乎禮奠丈夫踊婦人踊兄弟哭歌哭不同聲也夫今之人以樂慆憂其常也故雖創鉅痛深而忍亦樂之若夫平居琴瑟之靜鐘鼓之和茲然不知之也

於親死而乃淵淵然樂矣是遵何說哉夫喪之給鼓吹若干人也漢魏以後之陋制也然亦君恩之所以榮其葬以華道路如畫翣璧翣羣物耳是又必有勳階而膺武功者爲鐃吹之遺焉今也不貴不武功不至葬死則鼓吹入門有不從者卽懼人訾其吝樂其親之死而博一不吝之名有人心邪否邪且今日士之祭者吾鮮見其用樂而喪則用之顚脋悖亂亦甚矣凡一切薄乎其親者皆由此出盖世無哀樂相反而可以爲人者此大較也不可不察也

回煞避煞

禮朝夕哭不避子卯注凶事不避吉事闕焉夫凶事而猶

避凶古人所不取也且禮朝奠日出夕奠逮日大夫朔望奠士朔奠薦朔有特豚魚腊三鼎朝夕有醴酒脯醢皆未葬之前事死如事生不可一日離者也今也拘忌於陰陽干支之小說而傾家出避豈理也哉夫喪煞之始始於唐太常博士李才也然其言曰如己日死者雄煞四十七日回煞十三十四歲女子雄煞出南方第三家煞白色男子或姓鄭潘孫陳至二十日及二十九日兩次回喪家此與今法絕不類蓋沿襲於俗人之意故遷就不同卽此參之亦斷其不足據矣且如夷堅志西樵野志所載或二鶩足迹在灰上或狀如猿據案啖牲此又別有凶物與今人所

傳喪敘爲雜者各不同則愈知其支離曼衍任情而造妄
也夫親之死也方哀痛其不可復見卽以魂魄之果聚而
歸也亦當潔齊以迓之而轉視爲凶邪避恐不速雖不往
佗所而亦延僧道喧金鼓以峻卻之亦不仁甚矣且避者
持此斬齊之服而妄入人之室乎脫有水火不測之大患
親之骸可安恃無恐乎吾見傾家而出者鐙火不謹盜賊
竊伺遺禍無窮比比而是也然卽鄰舍歡迎閭廬無恙而
覺然一棺寂如佛寺忍哉子也置親於何地昔陳東山云
安有執親之喪欲全身遠害而扃靈柩於空室中者又豈
有爲父母而肎害其子者乃獨臥苫塊中帖然無事此可

知陰陽小說之妄雖仁孝一念之誠亦能破之當此而懼不能勝者皆仁孝之不誠耳是可掩哉

僧道超薦送葬

禮仁人之事親如事天事天如事親孝子之尊其親也至矣親即天而已矣又何超薦之有哉超薦之說出而以賢人君子之慈諒拯溺尊僧道以至愚不肖之沈淪污穢鄙其親不仁不智先儒論之詳矣獨怪夫今之爲之者陽爲超薦之事而詰以天堂地獄之妄誕彼則亦曰吾豈不知之知之而猶爲之者特陰以塞途人之耳目而鳴其不吝財用於死者已矣嗚呼知其妄誕而以吾親之名氏叫呼

於異端之口角而不怪一不仁也知其妄誕而以吾親之英爽乞憐於異端之邪鬼而不恥二不仁也知其妄誕而以金鼓之羣囂驚吾親之魂魄而安之三不仁也知其妄誕而以膜拜之奇醜屈吾親之遺體而忍之四不仁也知其妄誕而賤之等於俳優止以明吾輕財於吾親五不仁也知其妄誕而隆之比於禮樂止以掩飾俗目而又絶無與於吾親六不仁也具此六不仁之心較之以超薦爲實可徵信而爲之者其罪加十等然則不知而爲之知而爲之均無逃乎君子之誅而僧道之不可爲緣亦大彰明矣夫齋醮之事盛於元魏梁陳其無謚較可睹而沿之千百

年不變者禮亾故也虞祔練祥禫廟祧壇墠之祭一概廢絕而後浮屠道士之邪鬼神皆得乘間而持其微孔子曰生事之以禮死葬之以禮祭之以禮孟子曰經正則庶民興庶民興斯無邪慝矣有志於古者不必以口舌勝也篤於禮而已矣不然超薦卽不行而天堂地獄輪迴報應諸邪說久沁心腑可得而猝拔哉不可得而猝拔而內則婦人女子之交訌外則親戚賓友之竊議烏可勝也且僧道之惑人不自超薦始平日於釋迦觀音之慈悲道陵洞賓之靈異幾欲儕於聖人而不敢致一語之謗其不肎爲超薦者特以世皆卑俗之僧道無戒行彰明奇術煊耀者耳

脫眞有明釋迦觀音道陵洞賓之法者將泥首求一見而如不可得而尙不匄其超薦也哉至於超薦以之送葬以之甚至非凶事而延壽度厄一切無不以之立壇墠施田舍印經懺紛紛如歸市而僧道者遂夏屋腴田美衣安坐居然爲四民之表率矣豈不殆哉誠有特立之士斷然明超薦之無功而且有大罪而一家不爲幷其婚友亦化之而婚友不爲則一鄉皆不與僧道以財也不與僧道以財則一鄉之僧道將自苦所爲而爲之者必漸少而漸絕由一家而一鄉由一鄉而一國無形之裁汰功亦偉矣然則有政柄者欲汰僧道也必先自禁超薦始禁超薦則施舍

之塗絕而禁薙度不難矣是非其明白可驗者哉

喪七七而卒哭

禮士三月而葬是月也卒哭大夫三月而葬五月而卒哭諸侯五月而葬七月而卒哭卒哭者非不哭也前此哭無時至既葬而虞則朝夕哭而不哭無時矣故曰卒哭卒哭者祭名耳今也葬畢而不虞且無論葬不葬皆定爲七七之祭故七七畢而殯宮無祭矣是居然古之卒哭也居然古之卒哭似於義無傷也者然而古之卒哭也既葬也禮卒哭曰成事是日也以吉祭易喪祭明日祔於祖父今或未葬而居然卒哭是吉祭之神事未興而喪祭之人事已

畢也斬死者之血會忽生者之極哀悖理害教孰踰於此

且禮報葬者報虞三月而後卒哭報讀爲赴疾也此言疾

葬疾虞而猶不卒哭以殺哀爲有一逮四十九日之期而

恩恩然徹殯宮之祭且爪翦沐浴易衰爲衣居然平素也

哉夫七七之名義何昉乎以是爲古禮七虞之遺乎禮士

三虞大夫五諸侯七

既葬脫衰

禮斬衰三升既虞卒哭受以成布六升冠七升去麻服葛

葛帶二重此特言三升之未成布非六升之布不得爲衰

也去麻服葛帶變首非衣不麻也禮練練衣黃裏縓緣此

至小祥練祭畢乃小變於內而外之衰如故也禮大夫士既卒哭弁經帶金革之事無辟此言有大變服弔服以從金革權禮然而要經猶不除也若既葬而除喪則有之魯莊公之喪既葬而經不入庫門是然是時子般弑慶父亂閔公幼不敢居喪葬已吉服以正君臣之位愈非常禮也若反哭改免而冠則有之因遠葬故而即郊則亦免也從無以衰麻葬以衣冠反者乃今之人則肆然行之墳土未掩男子婦人紛紛脫衰視如敝屣自是至終喪皆不服衰其異於不喪者止不帛盲是非除喪而居然除喪也非短喪而居然短喪也夫諸侯之臣爲天子公子爲其母爲其

妻既葬則除之此除喪亘未有不除喪而除衰者士惟公門脫齊衰比家門於公門邪此無佗皆死其親之心之已甚而勢利好諛之人又皆欲遷凶事爲吉事亘故愈變而愈悖任意而行背先王之制違國家之令所謂斬衰三年者非三年齊衰期年者非期年所謂功布九月五月者非九月五月也何其無忌憚之甚也且衰既脫故飲酒聽樂食肉御內可以無所不爲而人亦莫之怪也豈小節也哉

反哭而賀

古禮散失可弔也而賀之多矣惡均未至乎此也惡至乎此吾亦不必引禮以折之矣然禮文具惻怛而詳至不可

不爲之讀也禮主人反哭弔者升自西階曰如之何主人拜稽顙反哭之弔也哀之至也反而亾焉失之矣於是爲甚入門而弗見也上堂又弗見也入室又弗見也亾矣喪矣不可見已矣故哭泣辟踊盡哀而止矣心悵焉愴焉惚焉愾焉心絶志悲而已矣祭之宗廟以鬼享之徼幸復反也成壙不敢入處室居於倚廬哀親之在外也寢苫枕塊哀親之在土也今也送葬甫歸置火於門辟除不祥賀者唱和聲達堂室於親而凶穢之於人之親而又凶穢之傷哉俗也吾不忍責之矣

忌日宴會治事

禮君子有終身之喪忌日之謂也故忌日必哀忌日不樂
今因忌而祭於古未聞然宋世諸先生有行之者亦可也
其外內賓之與祭而飲胙亦可也然居然以賓客爲事而
延致而宴衎之則大不可唐時士大夫是日孝服受弔其
有賓客亦弔者㫖横渠於考之忌日用白巾妣之忌日易
帶而不易巾祖先之忌視遠近爲差墨布冠墨布縿衣可
知忌無不易服者今主人旣不易服而賓客以吉服臨飲
酒而主人與焉是慶也非弔也朱子於考妣忌日著白絹
涼衫黲巾於遠諱墨衣墨冠早起出主於中堂行三獻之
禮一家蔬食其祭祀食物則以待客於無後叔祖忌祭未

祭不見客也今人於遠諱雖不變服然亦當去其吉者若考妣之忌則以易素服爲是於遠諱一家不當肉食則考妣之忌而主人肉食愈無禮矣客有弔者當拜之見客於未祭朱子不行之於叔祖之忌而今行之考妣之忌邪且今人於考妣之忌重其期年三年十年二十年三十年四十年之成數而於每年之忌則略之此又何禮也夫期年之祭小祥也再期之祭大祥也三年何居焉忌者人子終身之喪而何所擇哉今痛歲時之變遷於其成數而彌痛焉可也而於每年又烏得略之也夫人不能三年之喪而況終身之喪也哉宜其轉用爲好會之禮而無所動也南

史張融傳忌月三旬不聽樂此雖賢智之過然視夫忌日而飲酒聽樂者何如哉乃封氏聞見記以爲古制忌日止是不飲酒不作樂至於後世請假閉門不見客則禮之過其不見客者實由不能悲愴故轉自藏晦耳此言雖欲矯弊然君子不以不肖度人封氏之說適便於背死忘親者耳豈通論哉至不宴會而治事猶夫宴會也禮曰忌日不用非不祥也言夫日志有所至而不敢盡其私也是故六朝以來忌日請假沈約荅庾光祿書云忌日請假晉宋以來其制未久而宋元豐閒令諸私忌給假一日逮事祖父母者準此雖沿六朝之制實古意也有志者當思禮經之制

但援六朝之遺制仿宋儒之施行其亦無可疑矣

皇清例授文林郎大挑分發安徽知縣潘公崇祀鄉賢錄

具呈江蘇淮安府山陽縣紳士揀選知縣舉人魯一同前任江浦縣教諭舉人徐登鼇揀選知縣舉人許崇岡汪鶴齡候選知縣舉人邵承紀黃曰堪光祿寺署正銜貢生陳琦前署懷遠縣教諭貢生許聯甲郎選知縣沭陽縣教諭貢生陶昀前署碭山縣訓導貢生丁昀候選八旂教習貢生韋墉候選直隸州州判貢生焦承秀高震鏞候選教職貢生梁廷柱邱奐范廷桂鮑掄彥張時丁煥南高應鐘何錞丁一鵬劉念曾丁壽辰基珂廩監生萬焜陸瑞生黃霆按察使照

廩衔生員楊詒八品職衔生員陶桂林候選從九品
生員李元庚廩增附生員蕭諤士劉湘澐阮述曾呂
琨郝其轆鄭璜竇國賓張承銘馬新年任試言阮席
齡宋繼王在衡黃召南郝其轄盧藹吉陳汝霖牟家
獻朱溶田錦江薛超曾嚴璟劉瑄楊浩朱壽康邵液
池王嚼楊慶之胡大鏞陳麐禮劉暄蔣鳴珂黃振垣
袁大鶴曹應熊王賓盛鎔曹世熙呂勳徐沅任開祥
張汝泉邵樹棠丁一韶駱超汪師彥楊紱來邱玉符
王燦文周詠棠張景煌秦煥王樹郝以立丁晨曾煜
李承基黃振堺周殿喬王雋邵祜楊步洲曹渠垁兆

登胡以秉薛際虞丁禧生何其傑何其燦等

爲公舉鄉賢請牒詳題以光祀典事竊聞六俗安民

特重師儒之選三物興教兼賅行藝之全士君子生

有益人望隆山斗鄉先生歿而祭社報重馨香惟

國典之攸崇必鄉評之允協伏見已故戊子科舉人分發

安徽知縣潘德輿者淮陰國士江左名儒擅枚趙之

高才兼陸徐之至性儀型鄉國模楷人倫其孝敬也

失恃心癯靡瞻帋立后建則廟撿自滌點婁則藥裹

親嘗獨處堊廬李令伯情深鞠養銜悲忌日王叔治

社罷鄉鄰其友愛也義恤桓嫠恩周莒紡司馬光事

兄猶父韓伯休教甥如兒收遠族之歸來不忘葛藟

贍孤孀之朝夕能植葭莩其守己也圭璧束身琴書

尚志嫌防瓜李饋絕苞苴節度烏公時欲羅之幕下

先生王斗每未肯曰士前其濟物也渠濬芍陂祠貞

粟主闡名節以端風化餔災黎以免露棲設文正之

錢莊義成喪葬助隱之以廚帳禮正婚姻至于萬卷

手披十行目下據程朱爲根柢合鄭孔而陶鎔勘訂

必析乎是非異同無袒乎左右民生利獘政事六疏

之遺儒術源流天人三策之亞則學業至粹也文惟

載道辭必立誠無昌黎宰相之書有皇甫高士之傳

枕經藉史王伯厚學綜見聞指事類情杜少陵詩根
忠愛則文字至醋也凡此物恆悉緣砥礪五十年只
如一日經師卽是人師七十卷克衍千秋言教端由
身教是以同欽手筆久奉心香婦孺咸識溫公士子
皆知康節考其家乘以孫述祖而何慚蔚爲
國華由士希賢而不愧爲此一同等合詞上叩伏乞
老父臺俯聽公評牒學而採遺聞詳
憲以邀
盛典庶增光于庠序永荷
鴻施俾勸善于里閭曷勝鼇戴上呈

計開事實十條

一故舉人姓潘氏名德輿字彥輔號四農江蘇山陽縣人始祖思誠元淮安路醫學教授六世祖亨明武昌府同知八世祖塤明河南巡撫載郡邑志及明史列傳並崇祀鄉賢父宗睿歲貢生敦品力學爲學者所宗仰德輿幼秉家學有神童之稱未弱冠入邑庠及食餼學使者交以國士目之以道光戊子科中式本省鄉試第一名舉人乙未科大挑一等以知縣用分發安徽未到省卒生于乾隆五十年乙巳卒于道光十九年己亥年五十五歲

一故舉人性至孝十一歲喪母盧孺人號泣不食者數日十八歲父病侍疾兩月衣不解帶藥物皆跪捧牀下及丁祖母金太孺人憂祖括殯斂一遵禮法世俗避忌及二氏等事概不用三年之中雖晝日未嘗入內忌日蔬食不出門不治事流涕薦食著喪禮正俗文一卷祭儀二卷以爲家法

一故舉人無兄弟有妹一適周氏早寡以猶子爲嗣攜歸教養竟二十年從弟德端少自遠歸族人至不相識收而養之從弟德成幼孤苦爲之養母娶婦贍其一家族子開麗兄弟貧而嗜學令入家塾

敎之成名族有喪葬嫁娶給以家祠田租不足更
分己財與之歲以爲常家門之內率以身敎子弟
僕媪不敢有惰容從兄廩生德星白首相對事之
甚恭其內行修飭如此
一故舉人幼卽有志正學器識如成人嘗過浮屠僧
勸之拜正色曰某願受孔子戒及長尤好宋五子
書皆窺其堂奧而無所專主其學以誠敬爲本于
義利之界嶄嶄自守著劄記九卷筆訓二十餘條
嘗謂從學者曰諸生于漢宋儒者之理必分求其
所長而互舍其所短庶幾明經義而切實用生平

交游一以道義相切劘人有一善可取極口歎賞
朋友有過至加面責有自愧所爲數月不敢見者
其以德化人如此
一故舉人待戚友甚厚而守己甚潔嘗因鄉試過母
氏疏族妹于金陵憫其貧老罄所有資斧與之已
更乞貸以歸爲阜甯山長時故人歲貢生王壽年
晚境清苦依以束脩之半及歿厚助其喪道光十
五年郡東澗河壅塞建議興挑利益甚溥時應禮
部試將行鄉人以餘金爲贐荅曰吾豈以此市利
哉卒辭不受

一故舉人少時賃屋而居屋主後強奪之略不與校更徙他所客游吳郡僕竊行篋中金歸以他故遣去未嘗明言後其人終身感愧每遇勞役必來執事其門遇之如初嘗舟夜獨宿有商女倉卒相干正言拒之女慚而退每謂天下無不可化之人顧處之如何耳人皆服其品量

一故舉人勇于爲善道光四年湖溢十三堡流民徧野首導鄉人振粥散給棉衣全活甚多嘉慶二十五年裴烈婦木主入節孝祠鄉人以其夫曾充縣白役欲止其請乃箸論力辨衆允服遂得入祠鄉

人以其識望凡有公事多取正焉

一故舉人居邑東之車橋鎭漕督朱公桂楨聞其名致書招之謝不往荅以淮語一篇悉陳河運利病舉于鄉時座主侍郎鍾公昌曰吾得潘生得一師矣乙未挑選吳侍郎傑一見稱曰此江南宿儒也林文忠公則徐撫蘇時見所著述每行部過淮必殷殷垂詢周文忠公天爵爲漕督時欲往造訪而恐不可見及再爲漕督歿已三載因太息曰咄咄潘君竟使人有望塵之歎乎道光元年州郡舉孝廉方正之士同學交相推許力辭再四雖聲望遠

播而終身謙晦聞其風者莫不欽歎焉

一故舉人自爲諸生文章已爲人傳誦及領解入都海內之士望風引領而鍵戶箸書未嘗妄交一人每試禮部司文柄者皆以得一搜採爲幸而卒以不遇報罷之夕猶有來執贄受業者葢樂育之志終身弗輟

一故舉人箸述已成書者讀春秋綱領一卷劄記九卷淮語一卷家祭儀二卷喪禮正俗一卷黜邪家誠一卷示兒長語一卷未成書者九經八表一卷論語權疑三卷櫜藏于家其已行世者詩文集二

十五卷詞集三卷詩話十三卷四書文四卷試帖
一卷方詩話初刋時朝鮮使者多方購求論者比
于白傅詩集價重雞林云
江蘇巡撫臣趙德轍謹
題爲公舉崇祀鄉賢事據江甯布政司梁佐中詳稱據
淮安府詳據山陽縣詳稱據紳士揀選知縣舉人魯
一同等呈稱已故戊子科舉人分發安徽知縣潘德
輿者淮陰國士江左名儒云云等情到縣當經循例
移學查取事實冊結去後茲准府縣儒學移覆敝學
會同飭取事實族鄰公甘各結前來敝學會看得山

陽縣已故舉人分發安徽知縣潘德輿生有至性學窮本源紹令緒于前人蜚英聲于早歲文采發山川之秀幼即通經孝友孚宗族之稱長彌篤行貞操勵俗暮夜必凛乎四知懿訓閑家喪祭尤嚴于五教推解總期實惠見義必爲修齊不惑異端黜邪有誠至于仁言利溥裕經世濟世之資正學薪傳會漢儒宋儒之蘊富等身之著作豈人何止文辭振當代之才名守己獨歸誠敬讀其書自可見其品仰其行何可沒其賢宜陪祀于芹宮永垂型于梓里理合加具印結併造具事實淸冊移送核看加結通詳等因到縣

該署山陽縣知縣顧思堯核看得阜縣已故舉人分
發安徽知縣潘德輿志勵聖賢性敦孝友名魁桂榜
文章蜚藝苑之聲師表梓鄉品學樹儒林之望博通
笥腹著作等身述屬辭比事之經信而好古申崇正
黜邪之旨道不遠人克己謹嚴日新篤行居家有法
月旦操評理學可媲前修德言永垂不朽宜配膠庠
俎豆常爲閭里楷模茲准兩學移送事實冊結書籍
前來理合加具結看詳候鑒轉請
題等情到府該道銜淮安府知府恆廉核看得山陽縣
已故舉人分發安徽知縣潘德輿至性眞肫英才卓

擧登桂榜則名高第一居梓鄉則品重無雙具作者
之典型濬明理學推仁人之孝友遂及宗親紹濂溪
設教之風凜楊震辭金之義枕經葄史與古爲徒崇
正黜邪立言不朽洵足垂型閭里允宜陪祀膠庠合
將送到冊結加具結看詳祈核轉等情到司該署江
甯布政使梁佐中核看得山陽縣已故擧人分發安
徽知縣潘德輿學究本原行崇孝友名登乙榜藝苑
早式其文章望重丁年梓里久欽其品節著作有功
于名教洵能闡發精微立言不戾乎異端實足維持
風化旣爲濟世之楷模宜邀

恩獎俾饗膠庠之俎豆以順羣情合將送到事實冊結書

籍加看詳候具

題等情到臣據此該臣核看得山陽縣已故舉人分發

安徽知縣潘德輿性敦孝友操勵清廉布愷澤于周

親口碑載道埀芳型于後進手筆加椽崇正黜邪立

德爲立言之本闡經設教成己即成物之規惟前代

有傳人亦彼都多賢士宜邀

盛典用報馨香茲據該府縣學取造冊結由司加看詳候

題請入祀鄉賢等情前來臣覆核無異除冊結送部查

核外謹會同兩江總督臣何桂清江蘇學政臣李聯

琇合詞具

題伏乞

皇上聖鑒敕部議覆施行謹

題請

旨

禮部謹

題爲議覆入祀鄉賢事禮科抄出江蘇巡撫趙德轍等

疏稱已故山陽縣舉人潘德輿性敦孝友操勵淸廉

請入祀鄉賢造事實冊結具

題奉

旨該部議奏欽此欽遵抄出到部該臣等議得定例各省
舉報名宦鄉賢該督撫學政每年八月前具題併將
事實冊結送部于歲底彚題確核事跡倘名實不能
相副及僅以人品學問空言譽美者即行指駁以昭
愼重等語今查得各省送到事實冊內開已故江蘇
舉人潘德輿淮安府山陽縣人道光戊子科舉人大
挑以知縣用分發安徽未到省卒該舉人性至孝十
一歲喪母號泣不食者數日丁祖母憂祖括殯斂一
遵禮法三年之中晝夜未嘗入內著喪禮正俗文一
卷祭儀二卷以爲家法尤好宋五子書其學以誠敬

爲本生平交游以道義相切劘道光四年湖湓十三
堡流民徧野首導鄉人振粥散給棉衣全活甚多道
光元年舉孝廉方正之士同學交相推許力辭再四
雖聲望遠播而終身謙晦閭其風者莫不欽歎該督
撫等所請潘德輿入祀鄉賢祠名實相副臣等謹擬
准其入祀鄉賢祠再此本向歸年終彙題合併聲明
臣等未敢擅便謹
題請
旨
咸豐八年十二月十四日具

題十六日奉

旨依議欽此

崇祀鄉賢安徽候補知縣潘先生行狀

安徽候補知縣潘先生既歿之二十年郡邑之士追思先生之道義文章淸明剛大之氣足以扶樹世教激揚流俗古稱鄉先生歿而可祀于社者于先生宜乃相與歷牒郡縣吏達于撫部使者以疏聞于

朝

天子曰焉嘉許乃以己未之歲仲冬月丙寅朔越二十七日壬辰嗣子亮彝亮熙敬謹奉先生神位晨入于學宮兩學博士先生率鄉大夫後生髦俊之士百有餘人齋宿盛服恭詣祠下牲酒維虔鼓樂成列神主既升皆降拜成禮以出

擁庠門而觀者數千人罔不歎息嘖嘖以爲學成而不遇于時卒享千秋之報亦惟先生克稱是典非是典足以歸重于先生也先是十餘年先生之弟子刊布遺書數十萬言頗求當代能言之士狀先生家世年壽行學大凡久而不成至是衆命一同曰夫士蓋棺論定今先生墓木十圍可謂久矣道允孚于鄉里名聞

當宸可謂光大矣既久且光而行實不錄遺事闕如後死者之責也一同承命戰懼不敢以辭謹按先生諱德輿字彥輔一字四農姓潘氏明右副都御史河南巡撫塤之後高祖常度隱居易代之際曾祖建武祖兆贇皆邑諸生考宗睿

歲貢生候選訓導以品望爲一邑宗師娶于盧蓋晚而生先生盧孺人雅善病先生五六歲時行坐視孺人而哭之母食乃食旣卒哭不絕聲訓導君患咯血疾每進藥必跪牀下旣而割臂肉以進訓導君察其色動泣曰固知兒有是也旣洊臻大故而王母金猶在堂色養彌至及以嫡孫承重自小斂以至反哭事求合于先王之禮而準度時制柴瘠儽然殆不勝喪潘氏之族有僑居廬州及陳留者于其歸也收恤之恩遠過所望其所飲食敎誨于族戚之孤貧無虛日而已恆蔬布不厲其篤厚殆不可學抑性使然也泮郡自邱氏張氏阮氏諸達尊相繼殂謝後起則汪文

端公李尚書用大科致通顯文端尤以詁經博物負海內重望致位宰相顧于著述謙讓未遑也先生孤童晚出一露鋒銳盡掩前人每提學使者行部至皆拱手贊歎既而屢困州舉年二十六乃盡棄科舉進士之業力求古人微言大義其宗旨以爲挽迴世運莫切于文章文章之根本在忠孝源在經術其用在有剛直之氣以起人心之痼疾而振作一時之頑懦鄙薄以復于古其說經不袒漢宋而以近儒之破碎穿鑿爲漢學之糟粕語錄之空虛元渺爲宋儒之筌蹄其論治術以爲天下之大病不外一吏字尤不外一例字而實不外一利字近世一二魁儒負匡濟大

略非雜縱橫卽陷功利未有能破例字利字之局而成百年休養之治者也其爲文章入幽出顯沈痛吐露蓋先生應鄉舉者十有二而後領一解以貢于京師至則與四方之士議論追逐以求文章之眞亦陰以覘氣運之嬴縮衰長而庶幾波流之一返也是時先生座主長白鍾侍郎館先生于家謂人曰四農乃吾師事也宜黃黃司寇亦云然然先生與禮部試者六矣卒默默無所遇主文柄者至以不得先生相詬病而一時新進少年翰林文學之臣往往竊觀先生之文諷頌闔記以期倖一識之也先生笑曰吾豈若是難知耶先生居京久所與往來若永豐郭儀霄蓮

甯張際亮震澤張履益陽湯鵬歙徐寶善窮精畢力研悅劘切盡當時之選究要皆用文辭詩歌相推厭至于先生深心大用尚有知之不盡者而豈所望于流俗之士也先生學以克己爲要以有恥爲歸進退取與細大一節初儀徵阮相國爲漕運總督招先生力辭不往後朱公桂楨周公天爵以淸剛大節爲世名臣于先生皆願納交周公至欲微服郊外相訪先生以爲義無所居徒駭流俗公以是喟然有望塵之歎少時與同邑邱君廣業黃君以炳相命以懲忿窒欲之學所居故柴氏宅柴素無賴毒其家人以雋禍先生還其宅斂其尸終不與較時年未冠也中年所

養益純和順之氣布于四體而臨義勃然尤善剸斷大事
嘉慶末郡人以白役妻裴烈婦當入祠與不當入祠分左
右袒傾城以爭爭久不決先生爲書數百言開解衆會平
其牙角閭者帖服道光中濬城東潤河上下游居民萬家
用異議相牴亦得先生言乃定蓋其平日公誠之心感孚
于人人而言中理會又足以解膠結而定危疑一旦立乎
廟堂之上與
天子宰相相可否遇非常之原一國之大是非必能從容言笑
以靖中外之人心可以俟諸百世而不惑也惜其無所設
施而空言之垂于世祇于如是而遂已焉然得先生之書

尊而信之以視夫元虛穿鑿靡心力于無用以取世資者其關于人心世道何如也先生生于乾隆五十年六月二十八日卒于道光十九年七月二十七日戊子科舉人第一乙未大挑一等以知縣發安徽未赴而卒所著養一齋詩文集二十四卷外集未刊者十四卷詩餘三卷詩話十三卷念石子一卷春秋綱領一卷喪禮正俗一卷黜邪家誡一卷傳恭堂祭儀二卷示兒長語一卷養一齋劄記九卷四書義試帖共五卷九經人表一卷論語權疑三卷二書皆未成蓋絕筆也配史孺人事先生有禮先生歿後教子收族一遵先生之戒後二十年卒子三人亮弼郡庠生

後先生十七年卒亮夔邑廩生亮熙郡廩生女三適鮑掄秀郭斗鮑掄弼孫六人蘭蔦亮弼出蘭賓蘭同亮夔出蘭璘蘭藉蘭章亮熙出先生始以歿之年十一月葬郡城東南潘岡上咸豐八年九月遷葬于東橋陳家河北岸史孺人合葬焉一同與先生游處二十年先生始以弟畜而一同師事先生往來長安連牀接軫問教甚詳先生之歿遺戒力辭哀輓墓志誄文故不敢以為門人刻遺書時先友長德尚有存者又不敢僭以為今則無可辭矣先生盛德事多有已牒上禮部者人皆能言之余獨綜其立身教世之大旨以揭于篇孤貧崛起學究天人名聞四海不虛也

咸豐十年正月鄉後學魯一同謹狀

昆田束髮受書即聞山陽有　潘四農先生而求之見也壬辰應京兆試謁先生於鍾侍郎邸第先生獎之以詩少年二章見集中者是也歲癸巳請業於先生車橋之里居始列弟子籍見勗以根柢之學甲午昆田舉京兆先生以計偕之役風雪戒塗欣然就昆田於宣南道院質疑問難講學之餘賦詩飲酒爲樂時有名公憂當代文章衰弱不振語於衆中曰制義雖小道然運會所關安得拔士如潘君者以挽一時之風氣乎揚前來就先生談出一紙裹留於几案而去先生曰此何物也焚之榜發先生不售時從游於都下者有曲阜孔宥函先生屬吾兩人曰科目爲我

輩進身之階不可苟如女子然奔則爲妾矣旣而又曰天下不久當有事我輩宜自勉賦述意二章以示丙申再至都相聚未久卽出得通甫同行先生爲三君詠以紀之丁酉從先生游於揚州姚石甫鹺使幕中石甫先生名才碩望方以天下自任敬先生如師放舟金焦賓從歡讌爲詩歌刻諸石笑曰此游可爲江山增色矣戊戌三從先生於都下與通甫同寓宥函邸舍文人學士萃集春明嶽先生而來者戸外屨常滿所尤款密者宜黃黃樹齋歙徐遵峰兩先生及建甯張亨甫益陽湯海秋漢陽葉潤臣桐城江龍門同郡韋竹坪也先生素豪飲以多病爲禁爵爵容可

二升以十爵爲度然每談天下事則忘禁輒醉嘗曰天下
有事我輩其如何幸毋忘前詩即述意二章是也於是相
率而起且拜且哭亨甫恒自言能相人指肴函示坐人曰
此死難相也先生領之時寰瀛清宴中朝大官方相與歌
詠昇平目談時事者爲名士陽與而陰實拒之於是士人
動色相戒乃不數年而煙塵四起至於今日肴函果以從
戎殉於江上曾幾何時追溯前言能不悲哉是年有燕山
話雨圖先生題詩極悲歸不一歲而卒人皆言先生之悲
蓋以永訣京師而於天下寄無窮之慨也先生留心天下
事以正人心爲主即論制義亦先正心術嘗選前賢名作

爲救心集曰言爲心聲區區制義　國家以此取士而羣
趨於邪媚鄙薄之塗天下尙可問乎聞者笑以爲迂先生
既沒同人其梓遺集河督東昌楊侍郎讀而歎曰此今之
大賢也二百年來以利祿爲學欺世而盜名者殆不乏人
先生知其流失將無底止而思有以解其癥結使反而求
諸本原之地豈非大賢乎急宜請於　朝以崇祀鄉賢爲
後來勸聞者乃不信事亦久而後成今年續有所刻收拾
遺稿總爲若干卷昆田親炙雖久而駑鈍不學無能闡先
生之萬一大凡已見於適甫狀中不贅及謹述及門之始
末綴於簡尾以志不忘云同治二年歲次癸亥秋月門人

吳昆田百拜謹跋